

現代文藝
3



現代文藝出版社

目 錄

現代文藝

(第三期)

出版者：新加坡現代文藝出版社
編者：現代文藝編輯部
承印者：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
本社地址：

27, Teo Kim Eng Rd, Singapore, 14.

新加坡文化部出版准字：

No. 0902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 (一) 格律詩問題討論的實際意義 柳 詩 (1)
(二) 論海涅和他的詩 包 平 (3)
(三) 談舞蹈演員的藝術修養 李金湖 (10)
(四) 未完的故事 丁 寒 (12)
(五) 麗水港 史 英 (13)
(六) 你激昂的歌聲還在祖國 揮 戈 (14)
(七) 文藝信箱 單 (14)
(八) 我們緊握着手 徐 升 (16)
(九) 勇敢的心 李燁之譯 (16)
(十) 預言 嚴 思 (19)
(十一) 大紅山的兒女們 流 英 (20)
(十二) 詩神，我把妳選上 田 鞭 (25)
(十三) 失業、覓職、彷徨 靜 心 (26)
(十四) 送行 唐 木 (26)
(十五) 青苗版
(1) 你歡喜不歡喜 青 石 (27)
(2) 妳永遠挺立着——柳樹 平 平 (27)
(3) 悲痛的回憶 秀 毓 (27)
(4) 我們的話 馬 子 (27)
(5) 紅中 白 板 (28)
(十六) 編后話 (28)
(十七) 商業介紹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稿件：
1. 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特寫、雜感、隨筆等。
 2. 文藝理論、作家介紹。
 3. 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
 4. 翻譯作品。
 5. 其他藝術形式。
- (二) 來稿務請用方格紙抄寫清楚，勿兩面寫。
-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四) 來稿如需退回，請附足郵資。
- (五) 來稿請寫明作者的真實姓名和中英文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 (六)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 (七) 請勿一稿兩投。
- (八)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 149, Jalan Bahagia,
Singapore, 12.

格律詩問題討論的實際意義

· 柳詩 ·



自從雪生君的文章「新詩與格律」發表以後，「青年文藝」上便展開了關於格律詩與自由詩問題的討論，截至目前為止，發表的文章前後已達十餘篇，時間也拖延了四個多月；而且看情形一時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還會繼續論辯下去。

參加討論的作者衆多和爭論的時間長，不能不就證明這問題十分重要，非迫切加以解決不可呢？馬華文壇到底要不要格律詩？我們又該如何估價這一次的論爭？對這些問題提出來研究，是相當有趣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要正確地估計這一次的論爭，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因為許多作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談論問題，現在文章中的觀點就顯得相當龐雜和混亂，要清理出一個頭緒來就頗感棘手了。然而，對文藝現象或文藝運動的任何意見的提出，都不能夠脫離具體的社會條件和一般的文藝現狀，和現實以及一般文藝現狀脫節的任何意見的提出，都是抽象而不落實，無法真實地反映問題和解決問題。格律詩提出的實際意義究竟何在？我們也要而且只能掌握這樣的原則來分析，才能比較正確地估計它。

依照這樣的原則來考察，我覺得提出格律詩來討論的朋友，是少有點脫離具體的社會條件和一般文藝現狀的。我們的社會是矛盾十分尖銳化的社會，是兩種代表着不同性質和意義的社會勢力相互消長和尖銳對立的社會，新和舊、進步與倒退兩種力量各以無比生動的形式表現在各個社會階層里，從而起着拉枯摧朽的力量推動着社會向前發展。換句話說，人們是終日生活在緊張的激流里，需要大

量的精神食糧，然而需要的不是一「平平仄仄」或「三三四四」（音步）之類，例如格律詩似的古板而嚴謹的文藝作品，他們需要大量能夠說明他們的生生活本質；而表現形式又是生動活潑、多采多姿，充滿着大胆想像而又能準確地表現他們的緊張生活的文藝作品。如自由詩似的奔突的形式，是適宜于表現他們的緊張生活和奔騰的感情，同時也是符合他們的欣賞要求的。從這樣的意義上說，自由詩的奔放形式是配合着內容的需要，順應着社會條件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盡着它一定的歷史任務。

要嘗試建立格律詩的理論並進行創作實踐，吸收先進國家的經驗還是需要的。聞一多先生早在一九二四年前後就曾提倡過新格律詩，是許多人都知道了的。聞先生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的終歸于失敗，原因當然很多（如他脫離了民族語言的特點，企圖強把西歐的格律硬搬到中國去運用；他的格律詩的理論是違反了「內容決定形式」的原則，多少有點形式主義的傾向等等），但我以為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由于聞先生沒有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具體社會條件的緣故。「五卅」前後的中國是處在疾風驟雨式的時代里；青年們剛剛從封建禮教和保守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需要一切生動活潑、大胆想像的東西，一切朝氣蓬勃富有生氣的新的東西，以適應他們的生活需要和激勵他們的斗志；而自由詩剛剛興起不久，它的自由奔放的形式是頗適宜于表現當時的生活內容的。恰在這個時候，聞先生却向他們要求「節的勻稱」、「句的均齊」、強調什麼「音樂美」、「建築美」之類的理論，怎麼會行得通呢？

由此可見，任何不考慮社會的具體條件而孤立

地提出來的關於文藝運動的意見，都是缺乏物質基礎，終歸要落空的。我們不能再重蹈聞先生的錯誤！

是的，某些先進國家近幾年來也在提倡格律詩，而且還建立了初步的理論。但是我們應該具體地對待具體的問題，若干先進國家和我們的社會的具體條件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他們是在建設新的時代，而我們却是要被壞舊的時代，這是發展階段上的差異同時也是本質地不同的。當一個全新的時代來臨，人們已經能夠出於自願地從事勞動，能夠十分愉快地生活和學習，不必憂慮失業、疾病、飢餓、失學等等的襲擊，而且能夠有餘暇隨心所欲地欣賞藝術作品的時候，格律詩似的古板而又嚴謹的藝術樣式的社會條件便具備了。

基于以上的敘述，顯然地，這次提出要建立新格律詩的朋友們，是沒有結合着社會條件來考慮問題，因而也是不恰當和可能弄到一無是處的。豈但脫離具體的社會條件而已，提倡格律詩的朋友們事實上也是和我們一般的文藝現狀脫節的。怎樣的社會條件就會產生怎樣的文藝現象，文藝現狀恰恰是社會現實的生動反映，而不是孤立和機械的現象。因此脫離社會的具體條件來探討文藝問題，勢必也會和一般的文藝現狀脫節，因而是無法實際地解決問題的。

由于社會因素的影響，近幾年來的文藝運動是相當沉寂的。社會因素的影響在文學作品里得到了生動反映：我們已經難得讀到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結合的作品，許多作者都在題材的選擇上迴避了主要問題，把焦點集中在一般的瑣聞瑣事，使作品缺乏積極的社會意義。同時，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在一般的文藝現象里得到了生動的反映：優秀的作者經常苦于沒有地盤供給他們發表作品，而一般刊物上

却登載大量不知所云的現代詩，千篇一律的公式主義的作品，和于巴德的概念化的文章。

社會因素的烈烈影響也具體表現在詩歌界，出現了許多不大正常的現象，「股標標着一現代派」的形式主義的詩歌逆流，正侵襲着我們健康的詩歌界，而一些青年作者，由于缺乏堅實的生活基礎和創作經驗，而思想認識又跟不上現實發展，因此他們寫出了不少並不能真實反映現實的公式主義或概念化的詩。

這許多事實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呢？客觀環境的限制當然是一個主要因素，但那決不會是唯一的因素，除此之外，應該還有一個主觀的因素：詩人的思想沒有隨着現實的發展而發展、提高，因此看得不深、不遠，詩人沒有儘量去擴大自己的生活視野，缺乏干預生活的熱情，沒有很好地掌握詩歌創作的技巧等等，都是存在詩歌界比較重要的主觀上的原因。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才造成詩歌界貧乏的現象：使許多詩作的思想性不高，現實性不強，題材的範圍十分狹窄等等。

強調思想水平和生活實踐的重要性幾乎已是老先生常談，大概有不少人會感到厭煩。然而這却又是存在於我們的詩歌界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要解決上述的那些問題，僅僅提出格律來顯然是無濟于事的，格律尤其量只是屬於形式範疇的東西，決不能解決詩人最根本的問題——思想問題和生活問題。

在這一論爭中，究竟什麼是新詩的格律，好多作者的概念還是顯得很模糊和含混的。我覺得弄清楚這樣的問題，並進一步探討一下格律詩的性能力和表現特點，從而重新估價格律的作用，是很必要和重要的。

新詩的格律在中國本來還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因此還不能有一致同意的結論。表現在這次爭論文章中對於格律的理解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在闡述具體問題和舉出實例時顯得互相矛盾，恐怕也是由于這個原因造成的，但就大體同意的幾個

條件來說，新詩的格律大致包括了如下三個要求：一、頓（音步）數的整齊（或有規律地變化）；二、押大致相近的韻脚；三、詩行的勻稱。這三點要求總括起來表現在一首詩中，就會造成形式整齊、音節和諧同時又適宜于一唱三嘆、反覆迴旋的調子，這樣的詩是易于記誦的。我們往往感到古典詩歌比起新詩來，總是比較容易記誦，這原因除了古典詩歌的語言較為精煉，同時形象往往非常生動鮮明之外，還有一個秘密，就是由格律造成的音節高度和諧在起作用。

然而格律儘管有這樣的優點，同時另一方面也給詩的內容造成許多限制。我們從古典格律詩中，會發現一些特點：個人抒情（例如客旅的淒清、個人身世的感嘆、思鄉的怨情等等）性愈強的內容，愈適宜于用比較嚴謹的格律詩來表現；反之，要詳盡反映時代的史詩似的内容，或戰鬥性、鼓動性較強的内容要壓縮在嚴格的格律里，是並不適宜同時效果也不一定理想的。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長恨歌」等名篇，並不用格律較嚴的近體詩來表現；杜甫的「三吏」、「三別」以及「兵車行」等著名詩篇，採用的表現形式也是格律較寬的古體詩或擬樂府，這恐怕不是偶然的，一定也表現了這些大師在從事堅苦的創造性勞動的過程中的若干發現，這些發現是有助於我們掌握格律的性能的。

我願意舉一個新詩的實例來說明這個問題。以下是田間在抗戰時期寫的「鞋子」：

告訴你的女人：
要大家
來做鞋子。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田間這首詩讀起來也是很和諧的，不失為一首好詩。這首詩是採用自由詩的體裁，感情是激越的，讓我們試設想一下：如果把這首詩改寫成格律詩，效果會怎樣呢？按其內容的特點和飛躍式的感情

來看，把這樣的鼓動性的內容壓縮在「三三四」的格律里，其感染力和效果一定不會比原詩強。這一點也不值得奇怪的：因為內容決定形式，特定的內容要尋求與之相適應的表現形式。同樣的，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句子跳躍式的詩，是爲了朗誦上的需要和爲表現跳躍式的感情而服務的，也不能把它們改寫成格律詩。

由此可見，格律儘管使詩的形式顯得完整，有時能把內容表現得更有力從而能產生更大的效果，但格律的表現性能也不是沒有局限性的格律不一定能無往不利地表現一切不儘相同的生活內容。

說格律詩在表現特定內容之際有時能產生更大的效果，從而確定格律詩這種體裁的表現性能，是不是有所根據的呢？根據是有的，爲了說明問題，我願意再引一首古典格律詩做例子來加以說明。以下是杜甫的一首題爲「登高」的七律：

風急天高猿嘯哀，
無邊落木蕭蕭下。
萬里悲秋常作客，
艱難苦恨繁霜鬢。

在古典格律詩里，這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胡應麟曾經推許它爲「古今七律第一」。這首詩一開頭就寫景，而由自然景物逐步觸發了作者充沛的鬱悶感情，但是開篇的寫景，也並非爲寫景而寫景，這些景物描寫和作者的感情是聯繫在一起的，所謂「由景緣情，情景不分」，指的正是這種手法。

我們讀這首詩，感受到一般強烈的悲憤而又沉郁的感情籠罩着通篇作品，氣魄宏大，使我們深受感動。同時全詩的語言是高度精煉的，表現了詩人駕馭語言的驚人的能力，而形象又是十分生動和鮮明的；讀完這首詩，我們不禁會爲作者選擇了如此適當的形式表現這樣的内容感到欽佩。事實正是如此：像「登高」這樣感嘆個人的身世和遭遇，抒發了強烈的悲憤和沉郁感情的内容，壓縮在格律詩的形式里，格律恰恰幫助了内容的表現，從而使全詩產生更好的效果，發揮了更強烈的感染力。倘若把這首

詩寫成自由體，或改寫成樂府詩或擬樂府，也許仍舊不失為一首好詩吧，但感染力就不一定有原來那樣強了。這也是一點都不值得奇怪的：因為內容決定形式，特定的內容要求與之相應的表現形式。認識了格律詩的表現性能，是有助於我們解決格律詩的問題我們不妨按其表現性能結合着社會條件，來認真攷察一下目前到底有沒有必要提倡格律詩，並要求詩人們大量實踐？如前所說，我們的社會是個矛盾非常尖銳化的社會，人們長期生活在緊張的激流里；倘若我們承認文藝是反映現實，同時是通過生動形象以說明生活真理，從而達到教育民衆的效果的，則作家決不應該是生活的旁觀者，決

沒有理由躲在鴿子籠里作格律，去「三三四四」地哀嘆個人的失意，抒發落後和灰色的感情；同時民衆也不會歡迎這樣形式嚴謹的詩歌，不會去欣賞與他們無關的感情的；他們所需要的是能够表現他們的意志和願望、感情，而形式又是熱情奔放、多采多姿、簡短有力的詩，當然也可能包括被一些作者用「三三四四」去套出來的格律詩，但更主要的還是馬雅可夫斯基、田間式的自由詩！

總括以上的論點可以看出：許多作者花了許多時間，浪費了不少副刊的寶貴版位去討論格律詩問題，是很可惜的；因為這些討論是脫離社會的現實條件和所由產生的一般文藝現狀的，決不可能由此收到預期效果。空洞地予文學樣式定下若干清規戒律，而又沒有聯系實際，缺乏群衆豐富的實踐基礎，是難免要走向窮途末路的。我們的作者應該趁早回頭！

當然，應該承認：雪生等君提出格律問題來討論，出發點是很好的，這樣做的效果會激起更多人關心新詩和文藝運動的發展。同時，從這次討論中也間接反映了讀者們對詩歌界的不滿情緒，說明了我們的詩歌創作一般上還遠不能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我們的詩人們要如何加倍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擴大生活視野，才能承擔「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榮譽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論海涅和他的詩

· 包平 ·

三、遊歷英國

在「詩歌集」出版的同一年，海涅爲了增廣見聞，曾作了一次歐洲之行。他此行的目的地是英國。這是他第一次的國外之行。

海涅遊歷英國時正距世界第一次經濟危機（一八二五）之後兩年。但雖經過了一次世界經濟危機，却仍無法解救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而且是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嚴重；同時從種種跡象看來，英國社會內部正在醞釀着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危機，這危機的訊號不斷地在呼吼着，這股陰氣直襲着英國社會的心腹，圍攻着英國主政者和大腹賈們。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無法避免的危機，既使那些手裏拿着大把凱恩思之流的護身符的英雄好漢們，也仍然無法挽救他們的最終命運，只有跌得更慘痛而已。社會動亂、工廠倒蔽、物價高昂、失業人數激增、流浪漢、盜賊、流氓，同時種族歧視加劇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種現象，構成了當時整個英國社會的圖景，廣瀾地反映了英國社會內部秩序混亂、政

局動盪的可悲命運。

海涅自小就在動盪不安和種族歧視的環境裏長大，他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加以他又是個詩人，必然具有作爲一個詩人對事物的易於感受的特性，很快地便從日益走上窮途末路的英國社會中看到了種種和他先所知道的完全相反的事實。英國社會內部的這些慘象雖令他感到驚異，但也讓他真正領略了資本主義社會外表繁榮而實質衰敗的事實，這對他倒不是沒有用處的，至少在他的思想上已激起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繁榮自由的問號，使他也再也不敢對它抱着像先前那麼大的幻想了。那部著名的反映英國社會的著作——「英國斷片」，便是他旅行英國的收穫。在這部書裏，他幾乎把他在倫敦所見所聞的一切都寫了進去。

他以高度憤懣和不平的語氣向全世界的人們控訴說：

「如果一個外來的旅客，只逛逛倫敦的大街，而恰巧沒有走進那些真正貧民區裏去，那他自然看不見或很少看到倫敦存在着的許多貧

困苦痛了。只偶而在這或個那個陰暗的小巷口默默地站立着一個襤褸的婦人，枯槁的胸膛上抱着個吃奶的嬰孩，她用眼睛默默地求乞着。

……一般的乞丐都是老年人，多半是黑人，……逍遙着的貴族，像一種較高級的生物，把小小的英國只看做他們的寄宿舍，意大利是他們的夏季別墅，巴黎是他們的社交客廳，甚至把全世界都看做他們的財產。沒有憂愁，沒有限制，他們逍遙過活，黃金是一道護身符，可以變戲法地來滿足他們頂頂狂妄的慾望。」

這真是一針見血，深澈透裏的描寫，敢于這樣毫不隱瞞的描寫，挖掘腐朽社會的爛瘡，說明了海涅不是一個普通的遊歷者，而是一個人格高尚的敢于斗争的革命詩人、散文家。

甚至當他經過詳細的觀察研究以後，一旦發現在社會變革中有產階級總是對善良正直具有高度革命意志的下層民衆進行欺騙或排斥時，他的聲音已經不止是暴露或嘲諷了，而實際上是在進行着革命宣言式的抨擊或號召了，例如他曾憤憤不平地說：

「雖然我們也為資產階級的不平等而抱怨，……可是我們的眼睛總是往上瞧，我們只瞧見那些騎在我們頭上和利用他們的特權來侮辱我們的人；我們在抱怨的時候從來也不往下看，從來也沒有想到把那些還站在我們腳底下的人拉到我們的身旁來。事實上，當這些人往上擠的時候，我們甚至還覺得討厭，向他們迎頭打下去。」

海涅這段話，明顯地闡明了這個真理：社會變革是少不了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力量；一切沒有勞動階級參加的社會變革都不是騙局，就是不澈底；而一切排斥勞動階級參加的社會變革都必然無法取得勝利。

海涅對當時英國社會觀察的深刻和他對革命及下層民衆所表現的鮮明立場，假如拿來同十九世紀英國的偉大小說家狄更斯比較起來，顯然他遠遠超過狄更斯之上；因為當海涅寫出以上的幾段話時，還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末，而狄更斯的大規模反映英國社會現實生活的創作，却要等到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尤其像海涅那樣鮮明的政治立場，認識到革命少不掉勞動羣衆的觀點，則更不是狄更斯所可比擬的了。狄更斯甚至在他那部以法國革命為背景，基本上以革命為主題的大著「雙城記」裏，還流露出反對革命的隱隱衷情，這不能不說是狄更斯不足的地方。當然，我們也不能抹殺這個事實，即狄更斯在對當時英國社會的工商業主和工人之間的認識也是相當深刻的，他也極力在自己的小說裏反映這兩個階級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雖然他是期望他們得到調和協作的）；但是可惜的是他始終看不出勞動羣衆的偉大力量，無法透澈地認識勞動羣衆在推進社會變革中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狄更斯的一個最大的缺陷。

而且，假如我們要再進一步探究海涅對社會改革的立場和政治觀點的話，我們還可以大量地引用他的著作中自己的話來說明，例如在那部「從明興到熱

那亞的旅行」裏，他就已經很直截了當地、毫無隱瞞地表達了他的意志。他激昂地說：

「我實在不知道，我是否值得人們將來用桂冠來裝飾我的靈柩。……我從來不特別重視詩人的榮譽，人們稱讚或責備我的詩歌，我都很少在意。但是你們應該把一柄劍放在我的棺上，因為我是人類解放戰爭中一個善良的戰士。」

海涅曾經在一八三〇年的夏天到波羅的海的黑爾郭蘭島去，他此行雖說是爲了療養病，但實在的原因却是爲了想要避開滿目瘡痍、腐朽落後和種族歧視越來越加劇的國內現狀，他確實有不甘再去面對那些令人討厭的事物的心理。這種想法不只是他一個人具有而已，當時許許多多的德國人都存有同樣的想法，人口向外流的現象在那時是很嚴重的，也是驚人的，有的人因爲忍受不住普魯士的壓迫，甚至不管到那裏都好，一心只想能夠脫離德國國境就算是大幸了；因此，甚至也有不少人湧到美國去的。海涅起初也曾萌起去美國的念頭，但是他終於打消了這個主意，原因是他終於看到美國內部的許多令人乍舌的情形，那裏所發生的事情都和德國很相似。在他打消了去美國的念頭以後，他曾向德國人民呼喊道：

「你們親愛的德國農人們，到美國去吧！那裏沒有王侯也沒有貴族，一切人在那裏是平等的，平等的粗漢，……但自然要除掉幾百萬有着黑色或棕色皮膚的人，他們像狗一樣被看待着。現在大部份北美省份已經取消了真正奴隸制，還沒有像那裏自由的黑人及混血兒所遭受到野蠻待遇這樣的引起我的憤怒。誰只要在極微少的程度上含有黑人血脈，即使膚色上看不出來而只在面形上泄漏這種來源，他就要忍受極大的侮辱，這種侮辱在我們歐洲會認爲是神話的。……」

他的這番話不但是警醒他不許再存有到美國去的念頭，同時也動搖了其他德國人民逃亡到美國去的信心，遏止了那種嚴重的風氣。

正當他在黑爾郭蘭島時，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這個消息使他感到特別的興奮，促使他立刻打定主意，要到法國去。他認爲美國既已去不得，巴黎此時正是他容身的地方，從此不必再像在德國時那樣難堪的情形，既受種族歧視，寫作又不自由，他的書籍常常被禁止出版發行，或受檢查官任意刪削，而他本人又時時被政府的警探所跟踪恐嚇威迫，弄到精神無法得到安寧等等。

他的這個愉快興奮的心情，我們不難從他在八月十日的「黑爾郭蘭通信」裏看出。他寫道：

「我現在知道，我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必須做什麼，……我是革命的兒子，……遞給我琴，我唱一首戰歌，……語言像是燃燒的星辰從高處射下，它們燒燬宮殿，照明茅舍，……我全身是

歡悅和歌唱，劍和火焰。」

受這種興奮心情所激動，他於是寫下了那首著名的「頌歌」。在這首詩裏，海涅以高度的熱情歌頌了革命的精神，表明了自己不畏艱苦永不退却的鬥爭意志；把自己比作一柄劍，一團火焰，以樂觀主義精神堅信鬥爭必將獲得最後勝利。這首詩，每一句話都像一枚強心針，每一句話又像一支興奮劑，激發着每一個人的心，照耀着每一個人的前進道路，牽引着每一個人的手。像這樣優秀的詩作的，他的强有力的鼓舞和激發久心的作用，是不限于國界，同時也是不限于時代的，即使是在現在或更長遠的將來，這首詩又何嘗不是一把鋒利的匕首，一具永不腐朽的武器？

四、流亡法國

海涅是在一八三一年五月抵達巴黎的。這一來，總算實現了他多年以來日夜想望的心願。

在巴黎，他同作家巴爾扎克、喬治·桑、大仲馬，以及著名音樂家蕭邦等人來往甚密，此外，一些聖西門的弟子後來也跟他交往，甚至這時海涅却因而被宣染上一層濃厚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他正是在這些進步文人、音樂家、思想家們的包圍和擁戴下，以詩人、政論家和歷史家的姿態，投入了法國的社會變革運動中，和廣大的羣衆一道，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以他的筆桿當作武器，寫了許多在他一生中佔最重要的反映當前社會現實的作品。例如社會諷刺詩和政治詩的特殊風格，就都是在巴黎時正式豎立的。

海涅到了法國，其中除了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兩次短期間回到漢堡以外，一直到他逝世爲止，再也沒有跨進過德國的國土。

海涅是抱着極大的希望來到巴黎的，但是法國時局的進展，一步步地粉碎了他先前對這個革命的過高估計。這時他雖感到失望和懊惱，但是憤怒和不平却更佔有着他的整個思潮，這連帶地就更勃發了他的革命情緒。

原來，一八三〇年的法國七月革命，人民雖然把殘暴的、強取豪奪的查理十世推翻了，貴族統治宣告了倒台，但實質上並沒有摧毀法國的王權；同時，這一次革命的勝利對社會改革並無多大裨益，勝利的果實全部被有產階級所搶奪了去，他們抬出他們的工具路易·腓立普來操縱國家機器，人民不但一無所有，還得面對一個更強暴的統治者。路易·腓立普大舉推行大工商業主的經濟政策，這雖然爲法國有產階級的工商業打下了一些基礎，但廣大的勞苦大眾仍和以前一樣，痛苦的生活，悲慘的命運一點也沒有改善。海涅對於有產階級欺騙下層民衆的種種手段和反人民的本質，一向來是不滿和痛恨的，在二十年代時對這一階級他已經作過了一些抨擊和揭露，在一八四〇年出版的「路德威希·別爾納」一書裡，他進一步作了更嚴厲的譴責，並預言人民最終將來起爲自

己而戰鬥。他說：

「這是一個已經一向如此的歷史了。從遠古以來，人民不是爲他，自己流血受難，而是爲了別人。一八三〇年七月，人民爲資產階級戰鬥，取得了勝利，這個資產階級跟那個貴族階級是同樣地沒有用，它同樣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貴族，……通過這個勝利，人民毫無所得，得到的只是悔恨和更大的災難。但是你們相信吧，將來一旦暴風雨的鐘聲又響起來，人民拿起武器，這回人民就要爲自己而戰鬥，要求應得的酬勞了。」

這是革命的詩人的不平之鳴，海涅對時局的看法和所採取的立場不難從他這段文字裡窺悉。甚至當他於一八四二年在寫給亨利希·伯勞的信裡，他更堅定地說：「我，不妨說，是革命家中最堅決的一個。」

海涅雖被迫而遠離他的祖國——德國，但是他並沒有把德國忘懷，在他僑居巴黎期間，他仍急切地注視着德國的時局發展。有不少他的論敵，或是憎恨他的人，經常都譏議他不效忠祖國，說他是一個叛徒詩人等等，給他戴上種種壞透的罪名。但是事實是不是這樣呢？只要我們認真地考查一下海涅到法國後的一些活動，那麼，那些譏議和謊言便要馬上宣告破產了。

海涅到法國以後，他認爲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得設法促進德法兩國的文化交流，爲實現這個目標，他自己便担負起任務，經常替法國報章撰寫一些有關德國的文學、哲學、宗教、歷史和文化方面的文章，介紹給法國讀者；他又爲了向德國人民反映法國的社會生活情況，也經常替德國報章「奧格斯堡新聞」撰寫有關法國近況的報導。

海涅的心情是時而同德國人民聯系在一起的，時時注意着國內的情況變化，他期望德國人民的不幸命運儘快得到改善，德國人民儘快地覺醒起來，爲自己打開一條出路，免再受普魯士的高壓手段迫害。他不但注意德國時局的發展，他也同樣注意德國的文壇活動。因爲作爲一個詩人，他是清楚地認識到文藝對羣衆的教育作用的。恰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時，他發現一些德國小有產階級革命狂熱的詩人，由於缺乏生活上的實踐，寫出來的詩都是內容空洞、詞藻誇大、流於概念化和一般化，他爲了矯正這種不良傾向，自己也寫了一首詩，慎重地提醒這些德國詩人，告訴他們作爲一個詩人所担負的重要任務；他把詩人比作喇叭、大砲、重砲，又把詩人比作馬賽曲，鼓舞人們去行動，這便是那首在一八四二年寫的著名的「傾向」一詩。他以激昂的聲音唱道：

德國的歌手，要歌頌

德國的自由，讓你的歌

把我們的靈魂掌握，

像馬賽曲的歌聲，

鼓舞我們去行動。

不再像維特那樣呻吟，
他的心只為綠蒂燃燒——
你要告訴你的人民
鐘聲敲起來的警告，
古鋒像匕首，像劍刀！

不再是柔和的笛簫，
不再是田園的情調——

你是祖國的喇叭，
是大砲，是重砲，
吹奏、轟動、震撼、廝殺！

不停地吹奏、轟動、震撼，
直到最後的壓迫者逃亡——
只向着這個方向歌唱吧，
但是要讓你的詩篇
儘可能這樣地一般。

——「時代的詩」：「傾向」。

他在這首詩裡所表現的思想，他向德國詩人發出的號召，並不止於德國；作為一個詩人，只要是個決心致力於社會改革的詩人，他所寫的詩就應該是具有轟動、震撼、廝殺的戰鬥力，「直到最後的壓迫者逃亡」時為止：這就是他對詩人的呼吁和期望。

他對祖國德國的懷念，在一八四三年所寫的「生命的航行」和「夜思」，等詩裡都有動人的表現，充份說明了他僑居巴黎的心境。在「生命的航行」裡，他敘說他被迫離開祖國，然後到達塞納河畔，結交了一些新的戰友，又在友誼和戰鬥中前進；詩的末尾反覆地敘述他距離故鄉遙遠，心情的沉重，用以表示他對祖國的想念。在「夜思」裡，海涅不只是流露了他對祖國的想念，甚至還重重地鞭打了德國殘暴的封建統治者，他寫道：

夜裡我想起德意志，
我就不能安眠，

我的熱淚滾滾流出，
我再也不能閉眼。

自從我離開了祖國，
那裡許多我愛過的人
都沉入坟墓——我若數一數，
我的心血就要流盡。

——「時代的詩」：「夜思」

海涅在巴黎的最初十年，詩歌是暫時壓下不寫或是少寫了，主要的是從事一些理論方面的鑽研，寫了許多有關當前局勢的時評、文學和哲學的文章。隨着歐洲人民逐漸從沉睡中覺醒，下層民衆力量的不斷增長，他的思想認識也隨之而不斷擴大提高，對問題的看法也越來越清楚。由於他的積極革命的精神，和左傾進步的言論，引起當時在法國進行活動的主張共和的工人小組的負責人的注意，曾經派人和他取得了聯繫，這一來，這些人的生活實踐經驗，更充實了他的思想，他的精闢的言論也因而引起法國當局의 注意。

他在歷史和哲學上的成就，也是不可估量的；在一部題為「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的書裡，他曾經進行了對唯心主義哲學的鬥爭，對康德哲學的中心的思想，即所謂「自在之物」，極盡了挖苦和嘲笑的能事；而對費希特的一「自我」主義，也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抨擊。他曾以極嚴肅慎重的語句預言：德國哲學是下一代革命實踐的準備。後來時局的發展証實了他的看法。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海涅恢復了他大規模的詩歌創作活動，他這時期所寫的詩從內容到形式都和先前大不相同，他已經在詩歌領域上開闢了時代詩和社會詩的新園地，而且積極地在擴大着這個園地，從各方面來加以充實它。這不能不說是詩歌革命上的一樁大事，也是歐洲詩壇上的創舉。這類詩都是以政治問題為詩歌內容的基幹，從各個方面進行對黑暗的時代社會作鬥爭。

不過，由於海涅早年會深深地受過黑格爾的影響，來到法國以後又接受聖西門派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的熏陶，因此，他此時的思想觀點仍無法脫離黑格爾學派的窠臼。然而，作為一個革命的詩人，海涅會目睹過人民所曾經歷過多次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鬥爭，而他本人自從到了巴黎以後更同一些社會活動家、主張共和的工人小組聯繫，他們的社會實踐經驗，必然會在海涅的思想認識上發生良好影響，因此，他實際上已成為一位黑格爾左派的積極的詩人。例

如他在二一八四二年所寫的一首題為「教義」的詩，那裡面他雖仍把黑格爾當作一位積極的哲學家看待，但從他整首詩裡所發出來的思想感情，就並不是黑格爾學派的任何最進步方面所能達到的。在這首詩裡，他高聲呼喊人民勇敢向前挺進，以熾熱的感情、激動人心的情緒，鼓舞着前進的人們。這都是活生生的思想，並不是黑格爾學派所可比擬的，也是黑格爾學說中所沒有的。他寫道：

把人們從昏睡中敲起，
敲着起身鼓，用青春的力氣，
敲着鼓永遠向前邁進，
這就是全部的學問。

——「時代的詩」：「教義」

海涅思想的進一步深刻化，認識得到糾正和進一步提高，那就要等到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他同一位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認識以後。這確實是海涅思想認識上的偉大轉捩點。這位思想家給予海涅各方面的指導，從詩歌、散文到政治、哲學，無所不包，替海涅掃清了一向來蒙蔽在海涅思想中、眼睛上的塵埃，擴大了海涅的思想和視野。因此，此人對海涅的影響是最深重的，是空前的，佔着海涅生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頁。

海涅同這人認識時已四十六歲，而對方却只有二十五歲。在年齡上雖然相差懸殊，但是海涅對於這位青年却表示了無上的尊敬。每當海涅寫完了一篇詩文時，必定先送交這個人提意見，需要時甚至作毫不保留的修改。對於海涅在政治上的弱點，這人也經常極其慎重地予以必要的指點、批判。就這樣，從文字和思想上的交流，海涅和這人越過了年齡上相差的鴻溝，結成了好朋友和戰友。但可惜的是他們兩人相處的時間非常短暫，僅僅相處達一年四個月左右。一八四五年，由於普魯士政府的要求，法國當局便將此人驅逐出法國了。此人臨行時還對海涅念念不忘，他臨走前在二月一日寫給海涅的信裏說：「在這裏的人們中間，我最不願與之別離的就是海涅，我恨不得把您也裝進我的行李裏去。」

海涅自從和那位思想家認識後，得那人的教益和影響，在詩歌創作上勇飛猛進，達到空前的成就階段；詩的思想性深刻自不待說了，詩歌藝術上的成就，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例如他那部「時代的詩」，其中大部分正是和此人認識以後寫成的；而海涅的第一部政治詩、社會諷刺詩，也正是一「時代的詩」。

這部「時代的詩」，它所具有的特色，正如有人指出的：「詩人在其中控訴和嘲罵了德國君主們的專制和愚蠢，鞭撻了德國市民的怠懶和鄙陋，揭發了各種宗教的欺騙，諷刺了有產階級急進派的狹隘性和妥協性——每首詩都具有體

、生動、沒有空洞的言詞。」這就是就整部詩集而言的，就個別的詩來說，「裏邊最有力、最能反映出勞動階級思想情感的是學授一八四四年西利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的一首詩。」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憂鬱的眼裏沒有眼淚，
他們坐在織機旁，咬牙切齒：
「德意志，我們在織你的尸布，
我們織進去三重的詛咒——
我們織，我們織！」

「一重詛咒給那個上帝，
飢寒交迫時我們向他求祈；
我們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
他對我們只是愚弄和欺騙——
我們織，我們織！」

「一重詛咒給潤人們的國王，
我們的苦難不能感動他的心腸，
他榨取我們最後一個錢幣，
還把我們像狗一樣槍斃——
我們織，我們織！」

「一重詛咒給虛假的祖國，
這裏只繁榮着恥辱和罪惡，
這裏花朵未開就遭到摧折，
腐尸和糞土養着蛆蟲生活——
我們織，我們織！」

「梭子在飛，織機在響，
我們紡織着，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們在織你的尸布，
我們織進去三重的詛咒——
我們織，我們織！」

——「時代的詩」：「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

這首詩在當時的歐洲詩壇上，曾經是轟動一時之佳作；它所激起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詩剛一刊出不久，即馬上有人把它譯成英文，從而擴大了它的讀者，在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轉載，發生更其廣闊的影響；海涅的名字也因此而比前更响亮起來。

除了「西利亞的紡織工人」之外，還有揭露和諷刺普魯士政府的「換來的孩子」、「中國皇帝」，諷喻各國教會、封建君王、黑暗政治、御用文人、詩人、作家、劇作家、反動報章、教授、哲學家的「顛倒世界」，以及預言舊社會必將滅亡、羣衆力量之偉大的「等着吧」等等，都是「時代的詩」裏的名作。此外如前面我們已經引出的「教義」、「傾向」和「夜思」等詩；也是「時代的詩」裏出色的幾首。這三首詩雖作于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之前，不過海涅的政治觀點和立場在那裏面是表現得很鮮明的。

這真是顛倒的世界，
我們走路頭朝着地！

獵人一打一打地
被那些鵲鳥射死。

如今馬騎在人背上，
小牛在烹炸廚子；
天主教夜貓為教學自由
和光明的法律戰鬥。

——「時代的詩」：「顛倒世界」

我父親是一個俗漢，
一個庸俗無聊的小人；
但是我喝我的燒酒，
我是偉大的皇帝至尊。

這是一種魔術的飲料！
我在我的心裏發現：
只要我喝了燒酒，
中國就立刻富強。

到處都是豐滿、富饒，
病人都恢復了健康；
我的宮廷聖人孔夫子
得到最清楚的思想。

——「時代的詩」：「中國皇帝」

像這樣讀了幾乎令人發笑，既幽默、諧謔又古怪的詩作，假如不仔細閱讀，動一動腦筋，可眞要把它誤當作是一首文字遊戲的東西；但是，實質上它裏面所包含的深刻內容，却是可以寫成厚厚一摞冊的哲學論文。遺憾的是限於篇幅，我們無法將全詩引出。

海涅在他那位朋友影響下，還寫了一首更其雄偉、輝煌的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

海涅於一八四三年第一次以旅行觀光的性質回到闊別十二年的祖國——德國。他從德國的漢堡回轉巴黎以後，同年十二月便同那位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認識，而他這部「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便是根據他這次在漢堡旅行觀光之後，對德國封建落後的狀態感到極端的憤懣而寫成的。它明顯地是在那位思想家的影響下完成的。這部詩作在內容上以展望一個新的未來社會爲主題，字里行間洋溢着作者高度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從頭至尾貫徹着詩人要求改造社會的呼聲；尤其對未來新社會的輪廓的描繪，在歐洲詩壇上是空前的創舉，鮮明、生動地反映了詩人海涅這一時期的思想狀態。就藝術性上來說，它也達到了詩人藝術成熟的最高階段；詩人採用民歌形式，按照德國人民的日用語，深入淺出地一段又一段地敘述着旅途上的經歷，每一段都展示了他高超的詩歌藝術的諷刺手腕，對落後狀態的德國封建君主、貪生怕死的有產階級市儈們極盡了諷刺和嘲弄的能事；他還在裏邊摻拌着民間的傳說和個人的理想，以便同當前的現實有機地交織在一起，生動地達到了他反映現實的目的。

當他爲一個未來美好的即將來臨的新社會而歡呼時，他以最熱烈最激動的心情唱道：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讓我替你們制作——
我們要在地上

建築起天國。

我們要在地上得到幸福，
再不願老是飢腸轆轆，
再不願把勞動的雙手獲得的東西，
拿去飽那吃閑飯的肚腹。

為着一切的人們，
這地上有足夠的麵包產生，
玫瑰花呀，長春樹呀，美呀，樂呀，
甜豌豆呀，也能同樣孳生。

這「新的歌」明顯地是同那些舊的歌相對立的；新生的思想貫穿全詩。海涅特地在詩裏穿插一些離奇古怪的醜惡現象，用以比喻那些舊時代的腐朽和落後；更以新生的、欣欣向榮的新事物暗喻一個新社會的光明前景。他以興奮的心情唱道：

一個新的世代在生長，
全沒有罪惡和粉飾；
思想自由、快樂自由——
我向它把一切宣示。

——「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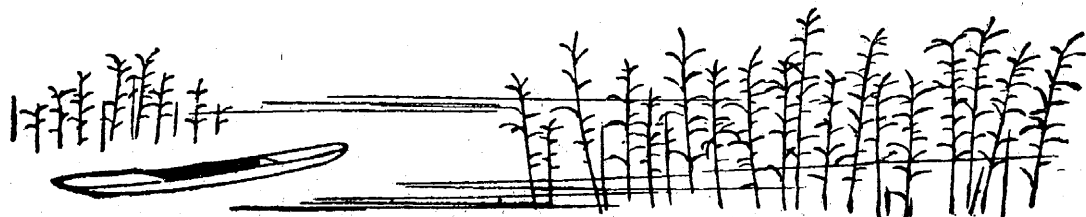
正當海涅的詩歌藝術達到最高峰，和他的思想認識真正得到改造擴展的時候，不幸地可惡的病魔卻來糾纏着他，使他晚年身受最大的痛苦，這便是他患上了一種無法醫治的癱瘓病症。本來，他身體的癱瘓現象，早在一八三七年已經有了初步的象徵，直到一八四四年十二月才真正顯露而越發嚴重起來；這一方面是因為家庭糾紛的刺激，發生了一次嚴重的中風而引起的。他最後一次出門是在一八四八年五月，當時他到羅浮博物館去，此後便因全身癱瘓越來越嚴重，被困在床褥上，而且兩隻眼睛也幾近於失明的狀態。這一年原是歐洲各國人民大革命的時代，各地人民紛紛起義，革命的呼聲响徹雲霄，而一向來關心人民革命的海涅，會爲了人民的自由幸福堅持了長期的斗争，爲人民寫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和評論，此時反而身陷病魔的糾纏的痛苦中，無法參加人民的隊伍，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損失，他心中的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海涅雖在病魔和家庭糾紛雙重事件打擊下，仍然不放棄他的創作，他此時的詩作還是以政治詩和社會諷刺詩爲主。他此時的創作全都是躺在床上，在大層被褥的覆蓋下進行的；他以口授，由他的秘書記錄。這段創作過程，他的秘書卡爾·希雷布蘭特（Carl Hillenbrand）曾作過生動的敘述，他說：「海涅的聽覺衰弱了，他的眼睛閉上了，乾瘦的手指很費力才能把疲弊的眼皮掀起，若是他要看看一些事物。他兩腿麻痺，全身縮在一起。每天早晨整理床鋪時，他被婦女的手抬到扶椅上——他不能忍受男人的服侍。最微小的什音他也不能擔當。他的痛苦是這樣強烈，爲了求得一些安靜，多半只是爲了四小時的睡眠，就必須用三種不同的方式服用嗎啡。海涅便在無眠的夜裏製作他最奇麗的詩歌。全部「故事詩集」是他口授給我寫下來的。詩每次都是在早晨就完成了，隨後就是延續幾小時之久的琢磨。他利用我的青年氣，像是莫里哀利用他的女僕魯意孫的無知一般，和我商討音調、節奏、意義的明確……；同時也仔細斟酌動詞的現在時態和過去進行時態，每個過時的和不常用的字都要按照是否合宜來考驗，每個字母或音節的省略都被刪除，每個沒用的形容詞都被刪去，隨處若有疏忽的地方就予以補充。」

從這段敘述裏，可以想見海涅爲了繼續他的詩歌創作，他是用心良苦的，耗去的時間、精力又是極大的，但他仍不妥協，仍然堅持下去。

海涅的這一病痛整整把他拖了八年，他自己也會經說他這八年的歲月是生活在「床褥墓穴」裏。他在這「床褥墓穴」裏完成了幾部重要詩集，計有「羅曼采羅」（即「故事詩集」）、「一八五三——一八五四的詩」，此外還有不少遺詩。這些詩大部份仍繼續遵循並發展他前些時的「時代的詩」的精神，詩的思想性有些雖略嫌帶有憂郁的氣氛，但其中也有些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遠超過部份「時代的詩」之上。海涅最後於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七日逝世，享年五十九歲。

（未完）



談舞蹈演員的藝術修養



李金湖

一個舞蹈演員的修養，應該有二方面：一方面是道德修養問題。就是重視集體利益，重視集體生活的秩序，不隨便遲到早退，不無故缺席，不半途而退，不鬧分差，不任意鬧情緒，等等。第二方面是藝術修養問題。

就是怎樣把戲演好，怎樣把舞蹈跳好，怎樣提高對角色性格的認識，怎樣把技術練好，怎樣掌握舞蹈表情……等等，這是一個問題的二個方面，舞蹈演員應該把這二方面弄清楚，不要把它弄亂。但一定要同樣執行，不能只重視一方面。一個好的演員，應該具有這二方面的優點，如果缺少任何一方面，無論缺乏道德修養，或是缺乏藝術修養，都不能成功地演出，這是應該重視的。第一方面的道德修養問題，談得太多了，我不想一再重復。現在就談第二方面的藝術修養問題，提出來和大家研究一下。

舞蹈演員的藝術修養，大體上可以分為三方面來研究：（一）動作藝術方面，（二）內心表情方面，或者叫做角色創造方面，（三）理論修養方面。

（一）舞蹈動作的技術修養方面：在其他重視文化藝術的先進國家裡，或者在一些設備較完整的舞蹈劇團裡，或者在較嚴肅的規模較大的

舞劇院裡面，技術的訓練，是每天必修的課程。由此可見，技術的訓練，佔着怎樣的重要地位。舞蹈，是人類形體方面的藝術，是用人體動作的美及造型的美，反映現實生活的藝術。

舞蹈藝術的主要特點，或者說，舞蹈藝術和其他藝術根本區別的地方，就是：舞蹈是通過人體動作及造型的美，反映現實生活的藝術。動作技巧掌握不好的演員，不能作出動人的表演，這是不用再舉例證明的。

既然，舞蹈是人類形體方面的藝術，是通過人體動作及造型的美，反映現實生活的藝術。但是，本邦又沒有一個理想的地方，供我們去訓練形體技術，該怎麼辦呢？這是本邦舞蹈界，一個很重要很現實的問題。應該多動腦筋，多研究，設法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有很多藝術團體，已展開技術方面的訓練，這是很好的現象。有些還根據「業餘舞蹈基本訓練」，訓練他們的成員，這樣更好。因為這本書，是從中國民族舞蹈的許多動作中，抽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動作，由易至難，由簡到繁，由淺到深而編輯成的。舞蹈演員接受技術訓練的同時，亦接受民族風格方面的訓練。一個國家的，或者一個民族的有系統的舞

蹈訓練課程，一定會包括那個國家，或者那民族的風格。如在芭蕾舞學院訓練出來的舞蹈演員，對於西洋舞蹈的民族風格表現，一定掌握的比較好。在語言方面也是這樣，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語言，一定包括那個國家或者那個民族的民族風格。

本邦的華族文化，是以中國的文化為基礎的，是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的。或者說，我們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支流。在舞蹈方面，也是這樣。我們應該接受這些訓練，重視訓練我們的舞蹈技巧，好好的磨練並掌握華族的民族風格，提高演出水平。

假如沒有機會接受這種訓練，應該採取其他辦法來補救。這裡提出一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方法。就是利用平時演出前的排練機會，多學一些動作，這樣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動作技巧。普通的遊藝晚會，演出前的排練，總是設在相全的地方排練。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抓緊機會，多多向別個節目的演員們學習，多向他們學幾個動作，盡量準確地掌握它。這是最普通的方法，有很多舞蹈演員，就是靠多跳多學，慢慢把技術提高起來的。不過，應該指出，這並不是最好的方法。因為這種訓練，沒有秩序，沒有系

統。有些演員，一開始學動作的時候，覺得很難，很吃力。等到學會時，動作又學得不準確，動作走了樣。

（二）內心表情方面，或角色創造方面：本邦遊藝晚會所表演的舞蹈節目，幾乎都是沒有表情的。假如說有，也只不過開嘴笑笑吧了。有些人還說，表演時，只要有笑就可以了，這是不對的。嚴格說來，演員假如沒有進行角色創造，就不算是完整的或真正的表演。因為，所謂藝術，並不主要是文字美麗，或者動作整齊美妙，而主要是反映現實生活，反映人物的思想感情，反映正確的世界觀，指出正確的人生道路。要做到這一點，演員就必須首先做到正確的掌握角色，把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展現在觀眾的面前。這樣，才能做到以藝術教育觀眾的目的，完成藝術的使命。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目下的舞蹈界，要做到這一點，那更加不容易。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有幾大籟那麼多。不過，真正的舞蹈藝術工作者，要走羣衆路線的羣衆演員，不應該害怕困難，不應該在困難面前低頭，不要認為困難重重，我們辦不到。不，真正的舞蹈藝術工作者，真正堅持羣衆道路的羣衆演員，應該面對這些困難，把困難提出來，設法擊破它，應該使重重困難，在我們的面前低頭。

以我主觀認為，舞蹈演員要進行角色創造，應該首先認識幾個問題：（一）民族風格問題，（二）角色的性格問題，（三）深刻的研究腳本的主題思想。

形成民族風格的因素非常多，非常廣泛。要詳細論述這個問題，說實在話，我無能為力。現在只提出幾個主要因素，和大家談談。民族風格的形成，主要有以下諸因素：文化傳統，地理環境，生活習慣（包括勞動生活及風格習慣等）。這三個因素，是最主要、最積極的因素。其他如宗教、服裝、語言等，是比較次要的因素，因為語言可以歸入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裡面，服裝決定於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例如蒙古的民族風格，是氣勢豪邁，動作節奏明朗，性格粗獷，並和漢族的民族風格迥然不同。蒙古人民的民族風格，形成的因素是：地域廣闊，沒有什麼高山，可以潤視遠望，又因地高氣寒。生活習慣是由於交通不便造成每個人（不分男女），都是騎馬能手，除了少數地主貴族外，幾乎每個人都參與勞動。更加上蒙古人民的獨特文化傳統，因而形成蒙古人民的民族風格是粗獷，豪邁，富有勞動精神。

創造角色，創造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單單瞭解民族風格的形成，是不夠的。因為每個國家，或每個民族裡，一定會有階級分劃（社會主義國家例外）。生活在不同階段的人，一定會有不同的階級性格。如在弓箭舞裡面，有奴隸主，也有奴隸。這二種對立的、不同的社會地位，必然具有不同的階級性格。又如蔓羅花裡，情形亦一樣，有地主惡霸，也有善良的勞動人民，全時存有對立的、對立的社會地位的人物。所以，創造角色時，要注意人物的社會地位。不要把

一個豪邁的勞動人民，演成一個地主惡霸。

舞蹈演員創造角色時，也要注意個性與共性的分別。在同一個工廠裡的工人，即使兩個年齡一樣，文化水平差不多的工人，但在性格上，也是截然不同。只要我們小心觀察，生活在我們週圍的人們，或者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我們會發現他們在性格上也是截然不同。每個人的獨特性格，是由於他的出身，他的生活環境，他的文化水平，他的興趣，他的信仰，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形成的。所以，每個人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個人性格。

高聳入雲的大山，是由每一粒小沙積成的。汪洋大海，是由每一滴水匯成的。每一個民族，也是由每個階級，每個分子構成的。每一個人，都具有他本身的民族風格，具有他所處的階級性格，同時也具有他獨特的個人性格。舞蹈演員進行角色創作時，應該盡量收集並閱讀這個角色的民族生活，通過這角色所處的社會地位，深入的研究，深入的體驗這個角色的思想感情。這樣，創造角色的困難，可以說，基本上已經解決了。

排練舞蹈節目時，舞蹈導演和舞蹈演員首先接觸的，應該是舞蹈劇本。演員和導演應該共同努力，分析和研究劇本所反映的是生活的那一方面。舞蹈的形式是怎樣的？只有先分析和研究了腳本之後，才能分頭去找材料，才能知道，什麼材料是主要的，什麼材料是補助的。研究腳本的問題，我相信大家比我更清楚，就談到這裡。

現在他創造角色的過程，簡單講一下：我們應先研究劇本，看是屬於那個民族的舞蹈，內容是反映什麼的，可以先行學習動作和音樂等，然後分頭尋找材料。這只是開頭而已，以後的排練工作，應該是互相配合，不是機械的分階段進行。不斷提高技術的全時，還不斷的進行角色創造。

（三）理論修養方面：在任一個崗位上的工作者，無論是組織上的，或是藝術部門裡的工作者，都需要有理論修養。不要把理論看成是空洞的教條，應該看成是工作的方法，看成是解決困難的鎖鑰，看成克服困難的武器。一個舞蹈演員，或者導演，假如他一點理論修養都沒有，當他碰到藝術上的難題時，他就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但假如他有高度的理論修養，他就會知道要怎樣解決這個難題。請看，有理論和沒有理論的人之間，差別竟然大麼大，可見理論對於我們，是如何重要。理論，是前人的工作經驗的總結，我們學理論，就是學習別人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們怎樣處理和解決在藝術上所碰到的困難。理論告訴我們：舞蹈藝術是什麼東西？舞蹈的性質是怎樣的？怎樣推動我們的工作？怎樣進行角色創造，以及怎樣進行舞蹈創作等等。比如說，有很多舞蹈演員，不知道角色創造是怎樣一回事，這就是因為他沒有創造角色的理論，所以他們不會。又如比說，有很多舞蹈演員，不曉得怎樣分析劇本的主題思想，甚至連自己所表演的節目，是什麼內容，他們也不曉得，這就是因為他們不曉得「藝

術內容和藝術的形式之間的關係」的理論。舞蹈演員或者導演，假如他們沒有社會科學的理論，他們就不會分析人的社會關係，不懂得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為什麼常常會有矛盾。那麼，深入的研究主題思想，深入研究角色的性格，就成爲不可能了。因為他們沒有理論，沒有解決困難的鎖鑰，沒有解決這些困難的方法。

不妨提出幾位世界著名的藝術家，看看他們是怎樣工作的：周小燕是世界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曾留學過歐洲，但她並不因此感到滿足，畢業後還是不斷苦練。近十幾年來，她的歌唱藝術尤其突飛猛進。聽聽她以前唱的歌曲，再聽聽她最近唱的歌曲，在思想感情的掌握上，截然不同，現在的比以前的進步不少。試想一下，假如她不在技巧上和理論修養上同時並修，怎麼會有這樣的進步？烏蘭諾娃，她是世界著名的芭蕾舞的奇才，她的舞藝，贏得了她現在的聲譽，爲她的國家爭了不少榮譽，但她對技術方面的磨練，是刻苦而不間斷的。她對於理論亦很有研究，尤其是研究史坦尼的理論著作。烏蘭諾娃也有從事理論的著作，這證明她在這兩方面的學習，是如何的重視。李斯特，柴可夫斯基等，也是很重視這兩方面的學習，因而他們的作品，就如甘泉一樣湧現。這些偉大的藝術大師，是我們的模範，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以上所談的，都是想到就寫，沒有什麼準備。沒有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談得不好地方，請大家原諒；談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指正。

未完的故事

丁寒

是去年的這個時候吧。

濃霧迷漫了整個山村，風雨狂暴地打着這山地。

大地的一切沉靜了，各種的吵雜聲和歡笑聲也聽不見了。

這時，我們好像聽到魔鬼們在瘋狂地叫喊和狂笑。

這時，我們看到善良的人們在哭泣。

這時，大地的統治者是迷霧；大地的得意者是狂魔們。

夜鶯，遠飛他鄉了。

心地善良的和平鴿，被人絞殺了。鮮豔美麗的大紅花，也被摧殘了。

人們所需要聽到的各種歌聲，被狂魔們的淫笑聲所取代，人們所要看到的各種美麗的東西，被狂魔們摧毀了，人們所播下的優良種子，也被狂魔們吞嚥掉。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日子裏，孩子，我和南先生、克先生離開你們了。我們沒有機會在離別的當天，和你們說幾句衷心的話兒。

我們也不准在離別的當天，和你們做一次最後的交代，講一個待續完的故事。我們也不能在離別的那時，歌一闕別離曲，留

下一點依依的情韻。

不，孩子，你們千萬可別責怪我、南、和克先生呵！我們知道，離別的厄運，在此時此刻，遲早是會到來的。因此，我們大家都已準備了一首壯麗的歌曲要在你們面前演唱。只是，你們也不清楚地看到嗎？我們連站在你們的面前看你們一下都不可以，我們哪有機會在你們的面前高歌一曲呢？我們恨只恨，夜鶯飛去了，還能留下迷人的歌聲。而我們的離去，卻添給你們滿腹的迷惑。

你們的來信，很天真地問道：

「爲什麼好好地，你們要離開我們呢？」
接着，你們責備自己一頓，說平時不用功、不聽話，所以，才使到先生生氣，促使到先生再也教我們了……

滿紙的真誠，一片的天真，句句是那樣扣人心弦，字字是那樣使人心酸。但是，孩子們，我要怎樣回答你們才好呢？那幾個字才能準確地表達我的心意呢？用什麼話來說才能使你們明白呢？

在以往的一些美好時光裏，在那段歌聲高昂、人們歡唱的日子裏，在那些能暢所欲言的日子裏，我是很容易地就能回答你們的；並且，在信的最後還能多添一兩句心中所要講、所理想的話兒。然而，如今張開眼看着你們的信，領會了你們的原意，反而增添了無數的煩惱。

「我要怎樣回答你們呢？」
幾天來，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縈繞着。心裏一直在爲這個問題苦惱着。

翻開了古代的史書，我找呵找地，總不能在這過了時的史事中求得一點的靈感。……
查看現今的史實和歷史人物，我要用那一個例子來說明才好呢？

呵；至到今天，我才想起了。我還欠了你們半個故事沒有講完。不是嗎？

孩子，你們應當不會健忘吧！我們要離別的前幾天，阿泉那位同學硬要我講故事，當時，我隨便拉扯一個故事，那知講到一半就下課。過後的幾天

又是假期，到最後一天，也忘記接下去。好吧，今天，就讓我講完它吧，也算是給你們的一個回答。故事的前半段你們應該會記得吧：開頭我這樣敘述道：

有一個青年，他小時候很頑皮，很懶惰。整天和一些流氓成羣結伙地去偷東西、賭博、或裝成乞丐和別人討錢。父母的鞭打，教師的訓誡，他一點害怕都沒有。

有一次，因講謊話被別人毆打，過後，他依舊改不了壞習慣。

進了中學校後，他參加了各種有益的活動，在集體生活中他明白了做人的方法，了解了生的目的，也知道了父母親做牛做馬在扶養自己是爲了什麼？當他的認識漸漸地豐富了的時候，他，也開始走在同學們的隊伍前面。

六年的中學生生活，他完全變成另外的一個人。靠了助學會的幫助，靠了同學們的同情，他才能一面求學，一面替同學們做些事情。

暴風雨中，他從來沒有逃避過。在困苦的工作中，他堅決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生活的貧困，不能難倒他；各種的威迫和壓力，使他對生活的信心更強。

「中學畢業後」，那一天，我講到這裏就下課。你們也常常問，他畢業後的情形怎樣呢？

他畢業後，就執起了教鞭在鄉村一間破陋的學校教書。

白天，他執起了教鞭在學生面前諄諄勸導。晚上，他拿起了課本在另外一間「學校」教另外的一種課程。

白天，他爲了下一代而工作。晚上，他爲了豐富祖國的文藝花朵而繁忙，他爲了一個真理而工作。

白天，他不會忘記在孩子們的面前講「文天祥」、「小偷的故事」、「金色的海螺」……等優美動人的故事。……



(一)

你麗水港
宛如一顆翠石
位居馬來亞南端

在碧濤中閃吐光芒

雖說在宇宙中

你只是一塊小地方

但是你的光芒

却照紅九重天

談起你麗水港

誰都要連聲稱讚

說你聲譽响噹噹

說你是一個寶港

(二)

你的港水深

你的港水藍

有百條航線通向四方

有千艘輪船日夜來往

你的湖水綠

你的湖水漾

嫦娥經常站在雲端

照着清湖巧梳粧

談起你的裕廊山

誰都會响往

那裡聳起高插雲端的樓房

那裡知識的花朵百里飄香

說起你的皇家山

誰都要稱讚一番

皇家山綠樹遮太陽

建有壯麗的水族館

他們暗中運走錫米億萬箱

雖說你後方是米倉

隨風稻浪拍天响

但是你的農民

容色有如硫磺一般黃

雖說你後方是水鄉

近有濶河遠有掛山泉

但是有誰敢想

從中築起千座水電廠

(四)

麗水港

· 史英 ·

請問你麗水港

何故異國的軍艦

依舊在你的四周

昂然的橫冲亂撞

請問你麗水港

莫非你的港濤

沒有可能破風而起

震天搖泰峯

假若你有神力

請你麗水港

立刻冲起大浪

將軍艦拋出天外

晚上，他也不曾忘記和自己的朋友，在一張長方形的桌子面前，探討如何點燃一點光……

時間，一年又一年飛快地流逝。

孩子，也一批一批地成長起來。

友人，也一天比一天地多了起來。

他為自己能生活在這個時代裏而興奮極了，他為自己能在羣體中生活着而高興極了。

因為他相信美麗的花朵會在這土地上成長、怒放。

因為他相信人民的聲音會戰勝一切。

因此，他激怒了別人，他使別人害怕了。一連串地，他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和阻礙。

最後，別人在他的面前塗上了「五個字」，他從此的生活改變了。他，也從此離別了可愛的孩子們。

但是，他來不及向他的孩子們說一句話……

孩子，故事到此應該算是結束了，至於「他」以後去那裏，做什麼工作？又怎樣地生活？連我自己也不懂，因為，那一篇小說，寫到此已經結束。

欠了你們半個故事的債今天算是還清了，對於你們所提的疑問，在這個故事裏多少已給予了回答，這，對於我和南、克先生來說，多少也鬆了一口氣。

不過，我也得交待一下，至於我所講的故事裏面的他，假如你們想碰「他」的話，那末，到生活中去吧，你們遲早會找到「他」的。

那時，再由「他」來續完這個故事吧。

于六四年十二月一日



在年輕的時光

· 李思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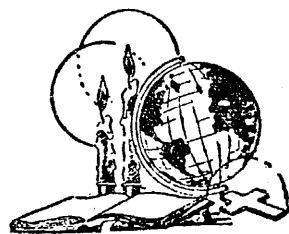
在年輕的時光
我們經常躺在河岸上
說希望有這麼一天
我們能夠奔上嫦娥居住的地方
回頭從彩雲中瞭望美麗的故鄉

遠見故鄉的千山站着大工廠
遠見故鄉的萬水跨着水電站
遠見故鄉的錫米像繁星一樣閃閃發光
遠見故鄉的男兒姑娘像春鳥一樣快樂
遠見故鄉他們舉起雙手說要抓下紅太陽

在年輕的時光
我們經常躺在河岸上
每當談起這個綺麗的夢想
我們的眼裏立刻閃出喜悅的光芒
彷彿幸福就在前面微微的笑，輕輕的唱

我們都說希望有這麼一天
當大風大雨到來的時候，我們能夠化成巨浪
匯合滔滔而奔的千條河萬條江
推毀像山一樣重壓在我們身上的舊世界
讓夢裏的天堂出現在祖國的土地上

13.6.63.



聖誕的「佳音」

· 明屈夫 ·

聖誕夜，聖誕老人來報的佳音是：「你走了，你離開我們了。」

那晚，一些知心的朋友也驚奇地、緊張地跑來告訴我：「你已經不知去向了。」

聽了這個催人傷情的消息，情緒上一時不振作似乎很自然，幸運的是，我們早已有先見之明，自知碰面的時間將是不會很長久，「別離曲」我們早已編造好了。只是沒有想到，我們七八個人尚來不及在「花拉」草場同唱最後一首別離曲的時候，你就去了，你就遠走到一個很難碰面的地方去了；這怎不會叫留下來的朋友戚戚和語呢？這怎能禁止我們闢談你的往事呢？

一談起你，使人感慨的事情也特別多。

在我們七八個同伙的友伴中，你可算是最苦的一個。早年，你就失去了嚴父的教導，母親，不甘守寡也和別人同居去，剩下的除了祖父、祖母外，就只有你兄弟妹三人。

你倔強的祖父、祖母，靠自個兒的勞力和奮鬥，終使到你們在這茫茫的宇宙中，認識了黑白是非，看到了人生的路線，知道了探求生的真諦。

在校中，或離校以後，「貧」、「病」像和你很有緣份，也像影子般地纏着你，壓迫你、威脅你，可貴的是，這些可惡的東西，將你鍛煉得更倔強，照亮了你的眼睛，使你終於拿起了「筆」。

因為你相信，通過了「筆」，你能代一切不平者鳴冤，為一切善良者開路，替一切丑惡者掘墓。

所以，不分晝夜，不分冷熱，只要你認為胸中有塊壘想吐的話，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吐了出來，你用各種各樣的文學形式，來作為你發洩情感的工具，你寫過詩歌、小說、理論、散文，但你永遠不會忘掉的，就是在這些文章中加上「人民」兩個字。辛勤地勞動，誠懇地工作，日夜地構思，你的作品也在一般讀者的腦海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使是你最親近的幾個武文弄墨的友人，也無不稱讚你有着取之不盡的才華。

也因為這一點，我也常替你擔憂：「這樣地工作下去，這社會容納的下你嗎？」終於，事實証明了我的想法，單單個人的生活不說，客觀環境，有時也會逼得你脫離朋友與家庭不可的。

如今，你走了，你真得走了。往事，也如人在徒步般，一幕又一幕地在腦中縈繞，還有很多的事，還有很多有關你個人的事，本來，我很想拉出來表揚一番，無奈，情緒的激動，又沒耐心來做較詳細地構思，紊亂地，只能在這不成文的篇章中寫下自己的一點感觸，有機會的話，我還是會把你的故事繼續下去的。

今晚是聖誕夜，外面正下着雨，室內孤單地只有我一個人。這時，未免又念起你今後的情況會是怎樣的呢？唉！我也不敢去設想它了，我只能在這歡呼的聖誕之夜裏，也帶給你一個佳音。

「我們依舊是會堅持你未做完的事業的。」

什麼是文學作品的思想性

編輯先生：

恕弟不會說客套話。近來弟對文學很感興趣，尤其是一些文學理論，但是弟讀第一本文學理論時，便發生了許多難題；請問：

(一) 什麼是文學作品的思想性？

(二) 怎樣才能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呢？

願編輯先生能早日給予答覆。此祝

編安

弟：李德

十二月十三日

李德文友：

文學作品的思想性是什麼這問題，不僅是你，恐怕還有不少人也曾感到混亂的，所以我們願意和你談談。

文學是通過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的。那麼，為什麼又會出現「思想性」這一術語呢？那不是和「文學是通過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的」這一原則相違背，而鼓勵概念化的創作麼？我想你的問題恐怕就是在這兒發生的。

文學作品主要是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這正是使文學和其他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的特點，當然是對的；然而具體感性的形象并不排斥思想，作品里任何鮮明的形象，只有和先進的思想聯繫起來，表現了明確的傾向性，才會有意義。因為形象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借以顯現一定的思想傾向性，才有可能充分發揮文藝的教育效能。這樣說，是不是能將理解成在鼓勵概念化的創作呢？我以為我們是不能如此理解的。因為文學作

，從現象和假象中發掘本質事件，剔除糟粕，保留精華。這樣的工作主要要由作家的思維來負起，而思維過程不能不反映他的思想方法，不能不反映作家對世界和生活的認識，以及他的階級立場和性格特點等等。作家總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理解生活和從事創作的，因此具有不同的思想立場和性格特點的作家，在處理同一題材時往往就會有很不相同的效果。這就是為什麼在文學史上會出現相互對立的流派，而在同一流派中又會發現風格各異的作品的緣故。

從以上的分析，大致上應該可以說明什麼是文學作品的思想性了；具體講來：所謂文學作品的思想性，就是作家的思想在作品中反映的結果，這裏包括了一、作家的主觀思想；二、作品的客觀思想。

作家的思想化為具體形象在作品里出現，已經是一種客觀存在，讀者完全有權利按照作品的客觀形象的意義來理解和分析（這當然不是僅憑主觀的理解，也不應該是片面的分析），有時候，從形象的客觀意義得不出來的結論，往往是作家自己也意識不到或和他的原意不符的。例如「紅樓夢」烏孝進向賈珍進貢一回：客觀上恰好反映了大地主貪而無厭的剝削和榨取的實質，而這些，恐怕都是作者主觀上未必意識到或和作者的原意并不相符的。

根據如上的敘述，可以明顯地看出：文學作品的思想性中在起積極作用的還是作家的主觀思想，即作家的

世界觀；因此，要使作品的思想性日益提高，只有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并不斷豐富自己的生活體驗之後，才有可能。一個思想水平落後於現實發展，對生活缺乏參與熱情的作者，也就無法看出現實的發展規律和歷史動向，是決不能寫出具有較高的思想性的作品來的。

當然啦，以上的分析是就思想性這一命題而發揮的，倘若表現在一篇具體作品里，問題就顯得比較複雜，我們決不能脫離作品的藝術性而機械地分析思想性的。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就不準備再談下去了。（單）

（本文接自25版）

正當阿巧把手縮回來的時候，門前那條路上走來了大和阿明他們。

「怎麼？你也參加了？」明哥問阿巧道。

「沒有，沒有，真的。」阿巧說着，不好意思起來。

「好！沒有就好，」明哥說道：「你爸爸呢？」

「我爸爸出海，那「奎籠」頭家真衰，過年也要出海。」

「那麼，你媽呢？」

「我媽到菜園里去了，今天太陽熱，她去遮菜秧。」

「我們一塊走吧，找其他的同學去。」大和說。

「好！」

「我們找了同學後，一同叫他們出來到海邊玩！」明哥說。

「好好，今早初一漲水，我們還可以划船。」（待續）

我們緊握着手 · 徐升·

像瞬刻飛逝的流星
時間在蒼茫中溜過
我們不會開花的友誼
幾年來在別離中沉默……

要是記憶沒有僵冷
我們的熱血會在一起歡騰
火的生活是那麼熾烈
我們臉朝的方向，紅日徐徐上升！

那時你對誰都一樣熱情
我對誰也不感到陌生
不過工作使我們常常在一起
我們的心湖流注了一股美好的感情

是人為的力量吧
或者是生活的無情？
後來我們又默默地別離了
我的生活是流浪、飄泊、追尋……

偶然有人說起了你
我就希望聽到令人振奮的音訊
可是有人告訴我
你再唱不出昂揚的歌聲！

內疚使我的心靈痛苦
我閉着眼睛思潮起伏……
我想：要是我們不曾別離
也許我們還走着同樣的路

不知怎的我又默然祈祝
但願一切的傳言都是虛假
你長得更大了
像風雨中挺立的一棵松樹……

現在我們又重逢了
我們走在嗚咽的河邊
很多的話停留在嘴里
很長的時間內默默無言

後來我們終於講話了
你的聲音仍然像一股甘泉
當我提起人家的傳話
你說門前的松樹依然望着青天！

我們緊握着手
你的眼睛閃閃發光
你說我們友誼的花朵
要在陽光下開放！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勇

敢

的

心

佐納斯、沈姆卡斯作
李 燁 之 譯

火車突然從橙樹林里奔出，又漸漸地慢了下來。短促而又輕鄙的笛聲告訴我們這是一個不大重要的小站，可是我的旅伴，——和我一樣參加一個種玉蜀黍農人會議的代表，望出窗外，似乎在注視着一些引起他興趣的東西。

他轉回頭，指着水平綫上的幾間屋子問道：「你看到嗎？」

他又轉過頭遙望着遠方的景色，繼續說道：「是的，現在當然不容易記得啦。以前這里有許多樺樹，像腦燭般地矗立着，那高高的圍牆也不見了。」

他低聲地說着，似乎在對自己說話，沉思在本回憶的書中。

火車停了下來，一些乘客下了車。又再一陣短促的笛聲，火車又開走了，我的朋友留在窗口邊站着，那後退的羣山和疏落的屋子，一片收割了的稻田像修剪不齊的頭髮一樣，伸展到天邊。他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轉過頭來說道：

「你知道嗎？當法西斯的大炮來到斯密托納時，這里變成了一個集中營。人們叫它「地獄之門」——或者「地獄」。」

我的同伴，一個區農莊的秘書，在大戰期間會

經長期搞過地下工作；而且在法西斯監獄雖渡過了一些日子。

「也許你是許多客人中的一個？」我問道。

「是啊，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兩年多。他們百般地留着我的生命，我打過的石頭可以鋪上好多哩的路呢，你看這里。」他把那强有力的手臂舉起，好幾隻手指已殘廢了，在其他手指上都沒有了指甲。「你看，這就是十五年前……」

我沉默地看着他的手，他笑着說：「這不是苦役的結果我並不會那樣粗心。這是法西斯給我留下的永遠紀念品——他們的拷問過程的一部份。」火車平靜地越過平坦的田野，有些地方盡是秋天播種的景象，有些地方是叢叢的樺樹和青綠的赤楊灌木。鄰廂的幾個農婦正在爭着講述她們丈夫的短處，一個像伴奏着的低鼓的鼻鼾聲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

一陣寂靜後，我的朋友繼續他的故事，彷彿在快樂地回憶着……

「我們有兩個真正的獄卒，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第一流的橫蠻漢子；比別的獄卒更壞幾十倍！我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了；也從來沒有人叫過他們的真名字。一個來自傑瑪第薩區。他有一個彎彎的鼻子，我們叫他『鷹鼻子』。另外一個；我想是來自巨吉薩區；他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所以我們叫他着『金魚眼』，『鷹鼻子』又高又瘦；像一把剪刀般的靈敏。『金魚眼』像一個水桶，又肥又遲鈍；每次看到他，我們都會意地笑着。誰如果不幸的成爲俘虜，這兩個就像野狼般地追逐着他們，似乎要把他們撕成碎片。」

他把香烟熄掉，把手托着在桌子上說道：「是在一九三八年吧？被我們稱爲狗屋的那輛載俘虜的馬車又把俘虜帶來了。歡迎者照常又是『鷹鼻子』和『金魚眼』。」

我們知道他們一定要教導新的俘虜營里的紀律和規則，如果需要什麼苦刑的話，他們是不會客氣的。

運輸官把一份移交文件給獄卒，把馬車打開，帶出三個犯人。其中兩個很壯碩，穿着相當漂亮的衣服；從他們的外表和寬大的胸膛看來，我們懷疑他們是『內奸』。另外一個却像一個無知的孩子。他穿着一件縫得很好的棉衣和一件不能辨別出什麼顏色的粗布褲子，腳底下穿着一雙帆布鞋。後來我們才知道他並不是一個無知的黃毛小孩子——他已經在農場工作了好幾年——可是一見到他，我們就以爲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

『鷹鼻子』像玩雜技般地走了幾步，就在這幾個俘虜身邊轉了幾轉。他把骯髒的手搓揉了幾下，思索着怎樣料理這些新犯人。他想了一會兒，然後把長鼻子朝天喊道：「立——正！」

這是『鷹鼻子』慣常的自我介紹方式。他經常誇口一定要遵守這樣的節目——紀律化，拷問，教育。可是這一次，他的節目不通了。

他重覆他的命令，這次帶着一種緩和的咒咒。我們從遠處看去，他好像站在糞堆上的公雞正在啼

叫着，同時拍着牠的翅膀。俘虜的唯一反應是挑戰式地望着他，臉上還露出笑容。

由於第一個節目遭受了失敗，『鷹鼻子』跳過第二個直接執行第三個。他提起肩頭，兩眼斜視，走到一個強壯的俘虜面前，說出他的教育課程的標準開頭。

「那麼你很喜欢莫斯科嗎？」

『鷹鼻子』幾乎相信每一個來到集中營里的是地下工作人員；而他以他的狼狗式的性情去對付他們。通常，俘虜們對這個問題是不給以回答的。可是這次却不同了。

「沒錯，我非常喜歡，」俘虜答道，而且故意吐了一口痰。

這個答案使『鷹鼻子』怔了一下，可是他靜了一會兒，又回到那常用過好多次的客觀方法。

「很喜歡，哈？那麼你喜歡這個嗎？」他的瘦而有力的手打在那個俘虜的牙齒上，把他打跌在地上，口里的血不斷地流出。『金魚眼』爲了照顧安全起見，從皮套里拿出手槍警惕着。『鷹鼻子』却大力地用腳亂踢那個俘虜。

獄里的俘虜大聲地罵着獄卒，要想走近跌在地上的同伴。

「停止，再動我就開槍！」『金魚眼』大聲地喊着，同時拿起左輪。

『鷹鼻子』再給第二個俘虜同樣的教育課，兩個可憐的人低着頭，血不停地從口中流出。『鷹鼻子』冷冷地把俘虜的名字記下。這是他沒有從拷問中得到任何快樂的第一回。

他的脾氣在前兩個『學生』身上發洩完了，他較冷靜地走到第三個的前面。那個孩子剛才很冷靜地看着整個事情的發生，現在像一隻染污了的小雞在等待着同樣的命運。『鷹鼻子』很幽默地用他那隻大手輕輕地拍着孩子的頭。

「好叫，我親愛的小瘦鬼，你也喜歡莫斯科？哈哈。」

孩子沒有回答，他把視線從獄卒身上移開，看

着遠處。

「你什麼名字，你這吃不飽的矮鬼？」

「比特拉士。」

「比特拉士——比德，？傳道者比德是一個愛吃的胖子，可是你母親——母狗，把你留在溝渠里。」

「鷹鼻子」爲着自己開玩笑大笑地笑着『金魚眼』在旁笑嘻嘻地點頭道。

當他們被帶入囚房的時候，其中一個新犯人問比特拉士道：

「你爲什麼被抓進來？」

「地下活動。」

「哦。」

比特拉士對這兩個俘虜發生好感，尤其剛才聽到他們勇敢地談到喜歡莫斯科的話。他小聲地告訴他們在他的衣下藏着一本『偉人傳』，準備傳給營里的伙伴閱讀。

我的旅伴望出車外，靜靜地凝思。然後，他站起身，伸伸身體繼續說道：

「是的，我很熟悉這個地方。你看到那邊的森林……我在那邊打過幾年的游擊，差不多沒有盡頭。你再往那邊，——他的眼睛搜索着，顯然他是找不到原來的地方了——」

「在戰後不久，你可以在那邊找到一堆堆毀壞了的軌道，都是我們幹的。他們已經把這些清理了。」

他再停了一會兒，很久，我們兩個人都繼續下來。然後他再接着說：

「第二天，事情發生得更有趣。在工作之後，我們回到茅屋里。一個同伴說他看到營里的司令官在辦公處像一隻發狂了的野牛般走來走去，同時用他的手鞭抽在皮靴上。」

「鷹鼻子」進來，像一隻硬直の木棍一樣立正在他的面前。

「好呀，你這好香的臭狐狸，」司令官大聲地喊道：「你昨天做了什麼好事？」也許是新來的俘虜已經抗議了，也許是司令官自己知道了這個事情。

「什麼了呀？」

「鷹鼻子」張開嘴巴，不知所

措地說道。他歡迎新俘虜的特別方法早爲上司所知；事實上，上司也很稱讚他對地下工作人員的「正確」方法。現在這個方法似乎走了樣。

「什麼事呀？」司令官重覆道。「你打錯了自己人呀。魔鬼把你綁在尾巴上了，你這死骨頭。」
「上帝保佑我！」鷹鼻子，害怕地說道，「怎麼會呢？」

「聽你說——怎麼會呀？」司令官的鞭從「鷹鼻子」的鼻樑上掠過，差一點打到他的臉。「你這錯誤百出的瞎子，你這混蛋。游擊隊員會像我們的人嗎？……真真的游擊隊員你只是輕輕摸他的頭——甚至連他的口袋都沒有檢查過。他們告訴我那個小鬼帶來一本禁書，而你在這里和我說，怎麼會呢？現在你去搜查那本書。無論怎樣，你都要搜到。假如你找不到的話，就不用回來見我。」

「是是，我去找，我去找，」鷹鼻子頓着他的腳跟，向司令官行了禮，就要走開。

「等一下，昨天你帶進來的兩個個人——不要派他們出去工作。他們也許是內閣部長呀，如果你得罪他們？……他們是很強硬的，那兩個伏爾瑪的孩子。」

「是的，司令官」鷹鼻子又頓了一下腳跟，向司令官行了禮，然後走出房間。」

……火車停在一個小站上。一羣情緒高漲的青年男女上了車，搶坐那些空位。火車長鳴了一次，又開走了。

我的伏旅伴繼續道：

「比特拉士是一個聰明的孩子。當他來到我們的茅屋時，他很靜，而且有點畏縮，每一步都要東張西望。他爬上他的床舖，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縮成一團。當獄卒走了後，他從床舖上跳下，望望周圍，好像剛剛在夢中從車上跌下來一樣。他詳細地看著我們，然後把視線停在我的臉上。他輕步地走到我面前，小聲地問道：

「你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卡茲斯嗎？」

我差一點跌到地板上。卡茲斯就是我的秘密名字。我沒有說話。我只是看着他，想把事情弄清楚。我不相信有誰會差使這個不懂事的孩子來見我。

那時正好是傍晚。他站在我面前，用那雙又藍又大的眼睛注視着我。他只是一個小孩子——可是已經是一個經受許多苦難的小孩子了。在他蒼白的臉上有幾道皺紋，他修得極短的黃色頭髮像一頂銀頂帽一樣發亮。

「作找卡茲斯做什麼？他是你的親戚？」
比特拉士的眼睛注視得更緊。明顯的，他也在反覆地想着。他害羞地答道：「是的，一個親戚。」

「那麼，你就找找他吧，也許你會找到他的。」
「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們不是很親的親戚。」

我叫他等一會兒，然後走去和伙伴們商量。營里的俘虜很複雜。有些是斯密托納的法西斯信徒。我的朋友和我決定最安全的方法是叫我們其中一個假冒認識卡茲斯。結果是那個小孩子走到他身邊坐下，好像要尋找保護一樣。知道這件事情的伙伴都從床舖上看動靜。當然，沒有叫重要的事情發生。那個孩子小聲地對冒牌的卡茲斯的朋友說話，然後抓抓頭，無聲息地走向他的床舖，像小孩子般地蜷縮在床上。

傍晚點名過後，冒牌的卡茲斯的朋友走到我的面前，把一本書傳到我的手上。我把它藏在衣里。那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書的封面還鑄着領袖的像。

經過這麼多年，我已忘記當時我的反應是怎樣，可是這件事使到我們很興奮，好像已經把法西斯打倒一樣。只要想想：在那個污濁的營里，這本小書給我們的鼓舞是多麼的大！

「是外面同志給我們送來的禮物，」冒牌的卡茲斯的朋友說道。

「那個小傢伙傳給你的？」我問道：「他是誰？從那里來的？」

從附近來的。他很熟悉這個地方。他從小就在稻田里工作。」

「他怎麼會被抓進來？」

「分派秘密文件。他並不是當場被捕的；他的主人——一個地主，告發他是地下工作人員。他公開地詛咒上帝，大罵當權者——他的主人把他綁起，送他到警察局去。」

「他從什麼地方得到這本書？」
「很久以前從一些同志那邊得到。他們要他把書讀完後傳給營里的卡茲斯。他已讀了好幾遍，後來把書縫在衣里。」

第二天，當大家在吃午餐的時候，「鷹鼻子」和「金魚眼」大步地走進我們的宿舍。「金魚眼」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他們走到比特拉士的床舖，互相交換眼色，好像說「我們可以開始了」。跟平時一樣，「鷹鼻子」開始他們的工作，「金魚眼」站在旁邊，拿着左輪手槍以預防萬一。「鷹鼻子」用貓爪般的手抓住孩子的頭髮，把他的頭轉過來。「你這小鬼頭，昨天被你騙過了，我們有機會認識認識你。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你從那里來呀？……哼，一個小游擊隊員！」

這當然是一場假戲。像他過去悲觀主義者的作法一樣，「鷹鼻子」是靠恫嚇來嚇倒他的俘虜，使他們就範的。

「起來，你這八蛋！」他突然大聲地喊道，使到整個空氣都起了回響。「昨天你帶來什麼書？交給我，不然——！」

「我沒有書」孩子小聲地答道。

「鷹鼻子」咬緊牙根。「沒有書，哼？……嘗試這個！」他把鞭硬大力地打在比特拉士的鼻下。「現在我們要脫下你的褲子！」

孩子已經知道這個野獸的手段，可是他似乎沒有什麼恐懼。

「沒有書？如果給我找到的話，我要你把它吞下，沒有辣椒和鹽，明白嗎？」

「好，我明白。如果找到，就按照你說，我吞

「真的嗎？好，讓我們看看。」鷹鼻子」說道，同時一拳打過去，使到孩子從床鋪上跌了下來。」

「躲在那邊幹嗎？出來！」

比特拉士一動也不動。「鷹鼻子」彎下身，從床鋪下把他拉出來，扯他站住，大聲喊道：

「拿你的外衣給我——脫下你的褲子。比特拉士吞下口里的血，脫下衣服，然後蹲在床鋪上。兩個獄卒撕破衣服，摸着每一個較隆起的地方，撕下外衣的夾部。連一個傻瓜都知道衣服裏沒有書了，可是他們却繼續找着，孩子的衣服變成一堆破爛的衣布。他們的火般的眼睛又掃到比特拉士臉上。

「你這王八，伸直！」鷹鼻子」喊道，試圖想把比特拉士打跌在床鋪上。比特拉士不服從他的命令。別的俘虜紛紛站起，有人嚷道：

「不要動到這個孩子，不然——」

「把你們的臭咀閉住！」鷹鼻子」喊道：「時間到了，回去工作！」

有些俘虜沒有動。其他的開始走向門外。那本書好像熱火一樣在我的衣下燃燒着——假如他們要搜查的話，一定很容易發現到的。我很想找地方把這本書藏起來，所以也跟着大家出去了。

十多分鐘之後，獄卒才恍然知道他們錯誤地讓俘虜們走出屋外。警鐘響了起來，整個監獄的人員都出動了，他們把所有的俘虜關在宿舍里，來一個全盤的搜查。

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翻開，甚至把我們的帽子都撕破。

「別忘記我們的木屐，最好也把它破開」一個俘虜幽默地說。

預言 · 嚴思 ·

(一)

我們也許會很潦倒
在偉大而却瑣碎的工作裏
用盡了我們的一生……

把意志變成神馬的雙翼吧
像鳴綠江畔的兒女
越過懸崖，飛逐金黃的太陽

(二)

伙伴們在肩上搭一件送行的寒衣
寂寞就會緊緊擁抱着我們的命運
高大的圍牆裏，只留下一小片藍色的天……

讓可惡的人們去快活吧
但他們很快就再也不能
抬頭望一望輝煌的陽光

(三)

我們都是祖國平凡的兒女
人民會把這些生命的血滴
凝成一個不朽的形象……

我們雖然靜靜地死去
但我們潦倒的一生
將會得到最大的報償

頭頂祖國的天，腳踏祖國的地
永遠用寬心的微笑……
看人民編織我們理想的花朶

獄卒用盡了手段，一至搜查到晚上。當他們知道已經沒有希望之後，「鷹鼻子」又走向比特拉士，像老鷹捉小雞樣地抓住他。

「你說呀，你給了誰？如果我現在來解決你，恐怕你只存下一堆塵埃！」

孩子似乎不知道恐懼是什麼東西，他用冷靜的口氣說道：「我沒有書。」

「够了够了，昨天你驕傲地說你把『偉人傳』帶進來。」

餓的弱小孩子突然長成一個大人——甚至更大。大家在好一個時間內都保持靜默，忽然間羣里响起了大聲哄笑的聲音。沒有人聽到什麼話，可是整個局面很清楚——這個孩子得到完全的勝利。

比特拉士的答案使到「鷹鼻子」愣住了。他連大聲喊叫的勇氣都沒有。他自個兒輕聲喃喃道：「你這餓不死的窮鬼！好，我給點顏色給你看——」

他連動一動比特拉士都不敢，就轉過頭，拖着脚步走出宿舍，後面跟着幾個獄卒。

我們圍在比特拉士的身旁，稱讚着他，就在那個時候，我看到他的又藍又大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淚。我們每一個人都動手幫忙他，在傍晚的時候就很快把他的衣服縫好。大家從來沒有這樣為着一個人而熱烈地參加工作過。

而現在——你想想看——比特拉士坐在這些新「親戚」的中間，告訴他們有一次他怎樣用一把舊叉捉到一隻兩磅重的鰻魚！……

我知道我的旅伴的思潮被一連串的回憶所扣住了。我們長久都靜默着，然後我不耐煩地問道：

「說呀，後來比特拉士怎樣了？」

「這是我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他好像剛從睡中醒來一樣說道，「過後不久，他們把他帶到別的地方——從那時起，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甚至連他的一點消息都沒有。雖然在和平後，我曾找遍祖國，想見他一面，可是一直到現在……」

他再度回到靜默中，眼睛望出窗外，注視着遠處。我找不到適當的語言和他談話。這時，我注意到剛才搶座位的那羣年青男女也靜默着，身體隨着火車的行進而搖動着。

火車一直把我們帶往目的地，我們聽到的只是輪子轉動的聲音……

大紅山的兒女們

英流



天還沒有亮，但是，幾畝的膠樹快要被張平和他母親兩人割完了。張平今早割得特別快，因為這是他最後一天割膠呀！這樹膠割完了之後，他就要趕回去收拾行李，坐船到星洲去讀書。

天漸漸地亮開了，東方羣山之間的那條銀光帶子已經漸漸地變成了金黃色，張平這時已割完了膠，他對母親說：

「媽媽，我回去了！」說着，踏了脚車，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回去。可是當他走到半路，突然間天昏地暗，狂風大作，雷雨交加，雷光閃閃，張平馬上回頭，迅速地趕回膠園去幫他母親收膠，路上他望見了他母親正急急忙忙地收膠汁。一陣狂風吹來，一棵膠樹倒下來，躺在他母親的身邊，他母親這時急得突然跌倒了，乳白的膠汁澆在她的背上，張平正要過去扶她起來，但是還沒走過去她已經爬起身來了。她又急急地趕着收膠，張平拿了膠桶也急忙地收起來，突然，大風一捲，他的母親踉蹌了一陣，倒下去了。她努力地爬起身來，又一陣大風把她吹倒，她一滑，「哎呀！」她叫了一聲，滾到山谷里去了。

「阿平，阿平……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張平睜開眼睛一看，啊！母親還在他的身邊，原來是作了個惡夢。

「阿平，你怎麼啦？」

「啊！媽媽，還好，那是夢，你還在這……」

「你夢見什麼？阿平！」

「媽，我夢到你掉到山谷里去了。好險哪！」

「起來吧！雞已經啼過兩遍了，快起來喝喝咖啡。」

「嗯！」他掀開被窩，一滑碌爬起床來，一陣寒氣侵襲過來，使他打了一個冷慄。

(五)

三天過後，大和阿巧已經報到名了，大和進的是中學，阿巧進女中。國昌不能到教育部申請，只好走「內線」，這三天來，一連跑了幾間中學，但都沒有希望。阿巧和大和都爲他着急，但是他自己却不在乎，他說：「報不到算了，住在這裏要煮飯，還要自己掃地洗衣，多麻煩。」

「內線」走不通，最後一條路只好施用「騙術」。明哥不知從那裏借來了幾張初中一學生的成績單，成績單上的各科都很差，明哥把其中的名字用藥水塗掉了，之後拿去吹吹風，熨斗燙了燙，然後再寫上國昌的名字，這樣一點痕跡也沒有。

第二天，明哥帶國昌到一間教會中學里去報名，阿巧和大家在房子裏閒得沒事，也跟了去。這間教會學校的校長的臉形有點像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個大約四十歲的中年男子，身上穿着「牧師」或者是「神父」的白色長袍。明哥道明了是帶這孩子來轉校，他看了看那成績單，便問明哥道：

「這孩子是您什麼人？」

「是我的外甥。」

「哦哦！這樣你是他的監護人了？」

「請問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是×輪船公司的副經理。」

「哦哦！請坐，請坐。」

阿巧和大和也在旁邊的沙發上坐下來。

「哦！這兩位也是要來轉校的嗎？」

「不，這是我弟妹，他們今年已經讀初中三了。」

「哦！」這「明太祖」拉長了聲音，也拉長了頸項看着大和阿巧稱讚道：「這麼小就讀初中三了，哈哈，聰明得很，聰明得很哪！嗯——」他把眼光回到桌上的成績單上看了一下，後又睜大了眼睛說：「王國昌，你看你的表兄表弟多聰明，爲什麼你這麼笨？啊！滿江紅，嘿！羞死人啦！」

「就是呀！我姐姐就只有這麼個男孩子，被寵壞了，最近又買了電視機，書本就更不用讀了。所以，我才到他家裏來住，跟着我弟妹才有點讀書的風氣。」

「哎！對對，一百巴仙，沒錯，沒錯。以後你要好好地用功，知道嗎？」說着，他登記了報名冊，寫了一張報名單，後說：「下個月一號你再回來買書，領取上課証。」

「好的，好的！謝謝你。」

「不用不用。」

走出校門口，阿巧和大和突然笑出聲來，明哥忙着阻止他們，但自己也覺得好笑。

回到房裏，阿巧笑道說：

「明哥的大砲真响啊！明哥，你怎麼可以說我讀初中三呢？如果他問起我來，那不是糟了？」

「不會問的。」

「總算報到了，明哥的大砲好厲害。」大和說。

「不過，那是間教會學校，英文程度很高，國昌一定念不來，而且每天還要讀聖經，如果聖經不及格，就不能升班。」

「那就死了。」國昌吐了吐舌頭。

「不要緊，先讀他一兩個月，然後再轉校。」

「真的可以嗎？」

「可以，你好好的讀，我有辦法。」

傍晚，輪到國昌煮飯，阿巧提醒了他，但他說

「我不會煮。」

「那麼，我替你煮飯，你去掃地。」阿巧說。

「我不會掃。」

「連掃地也不會？」大和說，「好，這次我跟你掃，下次不可以。」

明哥看了這些情形，心里覺得阿巧和大和的可愛。然而，國昌，大嬌生慣養了，不過，這是他環境造成的。他深信，以後必定會改的。

吃完了飯，大和叫國昌洗碗，他又說：

「洗碗很難，我不會洗。」

「不會就得學，你不學以後永遠也不會。」明哥和氣地對他說。

國昌被明哥講了過後，不好意思，只好去洗，他走到廚房，只是用水管把碗筷沖了一下便拿進廚房里去了。阿巧看了這種情形，心里很氣，說：

「這樣那里會清潔？應該用肥皂洗。」

「我跟你說我不會嗎！」

「唉！」她只好把碗筷拿去重新洗了一遍。

碗洗好了，桌上也擦乾淨了，大家坐在門前聊天。屋右邊的樹上站着許多小鳥，吱吱喳喳地叫着。

「唉！可惜，我的『拉士的』沒有帶出來。」大和對明哥說。

「可以另做一支嘛，外邊有腳車店，膠帶容易找。」明哥說。

「不，我家里那支是我特別做的，單刻那支杈就花了幾天。」

「改次回去的時候，再帶出來。」

停了一會，大和又轉了話題說：

「星加坡的汽車實在兇，以後上學去我實在擔心。」

「是啊！車這麼多，太危險了。」阿巧也說。

「下午，我們去報名時，那大兵車才兇呢！差點和『輛汽車相撞。』大和說道。

「還有那摩哆西卡也『死爸怪覽』，一直想割車。」國昌也說。

「以後，我們去讀書，最好坐羅厘車去，羅厘大輛，跟人相撞包贏。」大和說。

「不，還是坐那輛吧！」阿巧指着前面泥路上的那輛輾泥車說：「坐那輛車去上課，可以橫冲直撞，誰也不怕。」

這時候，那泥路上恰巧有一輛舉重吊車走過，明哥指着那吊車說：

「我說，最好還是駕這輛吊車去上課，誰的車如果壞蛋，那就把它吊起來。」明哥說後，大家都笑起來。

聊天了半個鐘頭，明哥說：

「應該學習了。以後我們每天的生活就要這樣，飯後聊天或散步，七點正開始學習，現在你們還沒有功課，就看課外書，每晚到十點半就睡覺。早上六點鐘起身，我那書厨里有很多書，你們自己去選。」

「明哥，你那邊的書太多了，不知看那一本好，你介紹幾本吧！」大和說。

「好！」明哥從書厨里抽出了幾本本地的小說：「這本『青青草』，『小茅屋』，『天涯』都是本地的作品，寫得很不錯。你們先看。」

大家領了書，各自坐在椅子上看了起來。大和看了幾頁，忽然問明哥道：

「明哥，你有刨子和鋸子嗎？」

「怎麼？」明哥說：「看書好好的，怎麼會想到刨子呢？」

「你看，我這樣坐，腰骨都酸了。」大和說。

阿巧這時也放下了書，笑着說：

「大和這個老人家，整天說腰骨酸。」

「你說，」明哥道：「你要刨子和鋸子作什麼用？」

「我想明天做一張桌子，一個書架和幾張椅子。」

「你會做？」明哥驚奇地問。

「會，我在家里做過。哦！明哥，還有木板嗎？我怕廚房里的那幾塊不夠。」

明哥看他說得那麼有勁，心里也感到驚奇。但是，從鄉村里出來的孩子是富有勞動的智慧的啊！於是明哥高興地說：

「好，明早我到工塲里去借刨子和鋸子，鉄錘這兒有，還有木板和方木我們工塲里也有，明早我去拿來，不過，明天我沒空，不能幫你做。」

「我自己能做，哦！明哥，你明天要去做工了嗎？」

「不，我明天要回家鄉一趟。」

「你要回去？」大家都問道。

「是的，我接到了張平的信，他想出來升學想到哭了好幾天，你們看，這是他的信。明天，我要回去替他想想法子。」

阿巧看了張平的信，心里難過地說：

「張平真苦，他媽又那麼老了。」

大和也說：「只是我們不能幫他的忙。」

之後，大家都沉默着，明哥說：「看書吧！」大和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老是想張平：要是他能出來一起升學，那多好玩。

阿巧也想到：張平想讀書可沒錢，國昌家里有錢，他偏不想讀。

國昌這時候什麼也沒有想，他把下巴托在桌面上，雙手捧着書，歪着頭打起盹來。

「怎麼，今晚上你們都沒有情緒看書啊！」明哥放下了手中的筆，說道。

大家沉默着，但也沒有看書。

「你在想什麼？阿巧，」明哥把眼光移向阿巧問道。

「我……」她要說什麼，但又沒有說出來。

「你呢？大和！」

「……我在想，為什麼，張平會那麼窮？為什麼我們家鄉里的人，多數是那麼窮？」

「哦！」明哥縮了下面，心里有所觸，他想說什麼，但又沒有開口，之後，他把眼光移向阿巧

問道：

「阿巧，你也是同樣這樣想嗎？」

「是……是的，我在想，爲什麼，有錢的人偏不想讀書，沒錢的人想要讀也想不到。」

「唔！那麼，」明哥轉向國昌，「你在想什麼呢？國昌。」

這時國昌的瞌睡被叫醒了，他朦朧朧朧地睜開了眼睛，不知明哥對他說什麼。

大和見了這情形覺得好笑，但不敢笑出聲來。

阿巧心里埋怨道：「這傢伙什麼也不懂。」

「去洗個臉吧，」明哥向國昌吩咐道，後又說：

「你們問的這個問題很好，但是這問題並不是一時能够解答的，即使我現在講了你們也不會理解，往後好好的學習吧！越學習，你們對這問題就會了解得越深入。你們懂得的事情也就會越多，越廣。」

大家默不作聲，只是靜靜地聽着明哥的聲音：

「我們是同一個鄉村長大的，我很了解你們，也正因爲這樣，我才鼓勵你們出來升學，當然，我是靠我的能力來幫忙你們。以後，我們生活在一起，就要好像是兄弟姐妹一樣。」

「明哥，你爲了我們，你已經幾天沒去打工了，這怎麼可以呢？」阿巧說。

「不要緊，現在你們的事情辦好了，我也放心了，可是還有張平的問題更難解決，等全部的事情辦妥了以後，我才去上工。」

「老板不會開除你嗎？」

「不會，我們那種工作，隨時都可以做，隨時都可以不做。」

「明哥，你畢業這麼多年了，爲什麼不能去教書？」

「這……」明哥停了一會，才說：「這也和剛才你們提的問題那樣，這是個社會問題，在這種不合理的社會里，好人就要吃虧。嗯！就比如說吧！去年我們家鄉去了一個李先生，你們不都對他很好嗎？可是教了半年，他就不准再教下去了，你看

，好人到處都要吃虧啊！」

明哥說後，大家又沉默着。

「好！看書吧！這些書你們看了後，我們再來討論討論。書本實在好，它能够告訴我們許多事情，也有許多事件和人物能够感動我們，能够教育我們。」

這時候，國昌一連打了幾個呵欠。

「很疲倦吧！」明哥問國昌道。

國昌點點頭。

「好！你先去睡，不過明天一定要準時起身。」

大家繼續看書。

十點半了，明哥對他們說：

「去睡吧！時間到了。」

「不，」大和說，「這本書很好看，等我看完再睡。」

「是呀！我這本也很好看，等我看完這篇再睡。」

阿巧也說。

「好！再延遲一個鐘頭，到了十一點半，無論看完還是不完，一定要睡。」

夜深了，阿巧睡在廳里的布床上，大和也進房

里去睡了。明哥才熄了燈，繼續看書。

一點鐘了，明哥才熄了燈，穿上睡衣，在大和

身邊的蓆子上躺了下來。

「明哥，」大和睜大了眼睛輕輕地叫道。

「啊！你怎麼沒睡？」

「睡不着，」大和說：「明哥，你每天晚上都

看書看得那麼遲嗎？」

「不一定，有空的時候就看。」

「你不疲倦？」

「不，我小時候就注意身體，早睡早起，又愛

運動，所以現在身體很好。」

「哦！以後我也要這樣。」

「是的，你的身體太瘦了點，應該注意健康。

好，很晚了，現在就睡吧！」

「好，哦，明天你要回家，刨子和鋸子怎麼去

拿呢？」

「我先去拿，然後再回去。」

(六)

兩天過後的中午，大和在廳子里看書，阿巧在

厨房里打掃，國昌在房里睡午覺。

半掩着的大門被推開了，明哥走進來。

「啊！明哥，」大和高興地叫着，接着阿巧，

也從厨房里跑出來。

「你們看，」明哥興奮地說：「我帶來了一個

人。」

「誰？」大家還來不及猜，門前已出現了張平

去和張平握手。

「啊！張平，你來了！」大和興奮萬份，忙過

去和張平握手。

「大和，阿巧，」張平也突破了平時的沉默，

感情十分激動地叫着，一邊緊緊地和他們握手。

「好，好，張平，這幾天，我們多想念你啊！

現在你出來了，我們都住在一起，多好。」大和說

着。

「是的，是的，」張平也高興地幾乎流出了眼

淚。

「哦！明哥，來來來，」大和拉着明哥的手，

走到房門邊，一手拉開了門，特別大聲地說：「你

——看。」

「啊！」明哥也的確希奇，但却又興奮無比！

「房子裏的一切佈置和前天都不全了，靠窗邊多了

一張桌子，那桌子是新做的，桌底下還有兩個抽屜

，桌面削得很平，桌腳也十分穩重。

「這真是你自己做的嗎？」明哥實在有點不信

地問。

「是的，昨天做了一天，阿巧也幫忙。」

「哦！太好了。」明哥稱讚道。

「還有這，你看，」大和指着牆邊的那張書架

說。

「本來要做大一點，但木板不夠，連椅子也沒做。」大和說着。

「好，好，大和，你真行。」明哥心里非常佩服這小年紀的大和，他再三地稱讚道：「好，你真行，真行哪！」

這時候，阿巧也高興地說：「大頭嗎，他當然聰明，他的大腦比我們多了一倍呢！」說着，大家都笑了，在笑聲中，大和伸出了手，他翹起左手用藥布包着的母指頭說：

「明哥，你看。」

「啊！怎麼了？」

「被鐵錘釘到的？大流血呢！奇怪我的眼睛好像有點腫。」

「痛嗎？」明哥問。

「不痛。」

「還說不痛，昨天差點兒哭出來呢！」阿巧說

「我說現在不痛。」

「哈哈……」大家都興奮地笑起來。

這時候，熟睡的國昌被笑聲吵醒過來。

阿巧走過去，在他耳邊大聲喊道：「天亮了，快起來刷牙洗臉吧！」

「啊！」國昌神志不清，朦朧地爬起身來，走到架子上去拿了牙刷和面巾。

「哈哈……」所有的人都大笑起來。

「啊！」國昌自己也覺得好笑，他說：「哈哈，我真的以為是天亮了呢！」說着大家又笑了一陣。

「哦！我這也有一樣東西，」明哥說着，過去把袋子打開，大家正等着看他的東西。

「大和，你看。」他從袋里拿出了一支彈弓。

「啊！好，好，就是這支，我特地做的。明哥，你怎麼會拿來的呢？」

「昨天我去你家，你父母都高興極了，還有你祖父對我說：自從你走後他寂寞得多了，沒人和他下棋，也沒人和他辯論了，後來，他還問我在星

洲住得習慣嗎，我說你一切都好，只是少了這支「拉士的」」

「哦！哈哈！」

「你媽媽還不肯給我帶出來呢！」明哥說：「她說，打鳥會防碍讀書，但你公公却一定要我把它帶出來給你，所以我就給你帶出來了。」

「好好！只是我怕以後沒有時間打鳥了。」大和說道。

「你真惡作劇，鳥給你打死了那麼多，以後死時難斷氣。」阿巧說。

大和應阿巧道：「難斷氣就活多幾天不是更好嗎？」

張平由於會考的成績特佳，所以一到教育部申請便被批准了。幾天以後，被分配到F中學。以後張平老是躲在房子里閉門看書。他心里有點不耐煩，臉上也時常現出憂鬱的神色。

一天傍晚，大家飯後坐在門前聊天，但他却默默地坐在那好像在想什麼似的，明哥看了心里感到一陣難過，他走前去關切地問道：

「張平，你身體不舒服嗎？」

「沒有。」

「這幾天來，我看你老是悶悶不樂，有什麼事嗎？」

「我……沒什麼。」他想說什麼，但又沒有說。

「張平，坦白點，有什麼話都對我說出來。你不應該那樣悶在心里。」

「……」他低着頭沒說什麼。

「你想法是不是？」明哥問道。

張平點點頭。

「你家里還好好的，那天你出來時，你媽不是說你要好好讀書，不用想念她老人家嗎？」

「是的，但，我……」他還沒把話說完，眼淚便擠出了他的眼眶，他低頭哭了起來。

「張平，」明哥知道他的心事，十分全情地說：「別哭，張平，有什麼困難提出來我們大家為你

解決。」

「我……我不能閉着住在這里。」他哭着說

「為什麼？」

「我……我媽一個人在家里割膠，我却閉在這里，我……我心里難過……」他又哭起來，說不下去。

「別哭，張平，我十分了解你，你哭，也是沒有法子啊！是不是？」

明哥說後，張平漸漸地不哭了。

大家沉默了一陣，之後明哥溫和而聲音沉重地說：

「張平，我當時出來升學，也和你一樣，九年前的這個時候，我爸爸患着重病，躺在床上呻吟，在星洲我雖然有哥哥，但那時他的工廠正在罷工，一家五口在罷工中過着堅苦的日子。我媽你們是知道的，整天跛着腳去割膠。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當時的環境比現在的你更糟，可是我到底還是出來升學了，那年過新年，我回家鄉，那時，家家戶戶都在高高興興地過新年，但是在除夕的那個晚上，我父親就死了……」明哥說到這里，眼眶變紅了，但他忍着淚水，繼續說：「人家在過年，我們一家却在家里守着爸爸的屍體傷心地痛哭。」

明哥停了一會，才說：「一個學期過後，我打算不讀了，因為那時的學費每個月十塊錢，我根本交不起，我在家里割了一個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哥哥的來信，他叫我無論如何都要回去星洲，原來我哥哥接到我的成績單，他看了我的成績優良，不忍我就此失學，於是向他向鄰居借了錢來給我交學費。」

「我走了，媽更辛苦，每天早上，天還沒有亮，我媽就踩着腳到膠園里去割膠。」

「那時候，當我想到辛苦的媽，我也就會和現在的你一樣，就會偷偷地傷心地痛哭起來。」明哥說到這里，停住了，他從袋里摸出了手帕揩眼睛。

這時大家都屏着呼吸靜聽着。大和突然問道：

「明哥，後來怎麼樣呢？」

「後來，明哥繼續說：『我們學校里有位高中部的同學了解我的情況，他時常關心我，鼓勵我，同時也幫忙我，他幫我向助學會請了助學金，減輕了不少的負擔，他也時常借書給我，同時也替我分析了許多問題，因此漸漸地我進步了，我也不再悲觀消極了，在生活的鍛鍊之下，我堅強起來了。』」

「你真苦啊！明哥！」阿巧聽完了明哥的話後說道。

「是的，苦不要緊，它是給我們一種磨練，越苦就會把你磨練的越堅強，張平，你不要悲觀，只要你努力學習，堅持下去，就會堅強起來的。」

「明哥，」張平說：「我想，我明天回去幫我媽割膠，等開學時再出來好嗎？」

「這樣——也好，你帶些書回去，有空就看，好嗎？」

「好！明天我就回去。」

「明哥，明天，我也回去。等開學時再出來，」國昌說。

「你要回去？你回去做什麼？」

「我……我要看妹妹。」

「他騙你，他妹妹不用他看。」大和說。

「你管我！」國昌生氣地對大和說。

「國昌，不許你這樣說，住在這誰做不對，誰就可以管誰。」

國昌鬚着嘴，氣咕咕地不說話。

「你的成績很差，你要是不好好地利用這假期多溫習，以後你一定趕不上。」明哥勸着說：「明天，你不能回去，你得好好地在這里溫習，尤其是英文和算術，如果不懂，等晚上我做工回來時間我。」

國昌聽了後，沉着臉，不敢說什麼。

(七)

時間過得很快，開學已經有半個多月了。

時間過得更快，新年就要到了。

仍舊是一個傍晚，吃飽了飯，大家在談天的時候，明哥問大家道：

「新年，下個禮拜就到了，你們要怎樣過呢？」

「賭三張，還有打麻將，更過癮，兩百四百。」國昌興奮地說着。

「你呢？」明哥問大和道。

「大吃一頓，吃飽了就睡大覺。」大和俏皮地答道。

「豬，吃飽了就睡覺。」阿巧說。

「你呢？阿巧！」明哥把眼光轉向阿巧。

「我？我沒做什麼。」阿巧說。

「你呢？」明哥又把眼光轉向張平身上。

「我同學借我一本書，我想帶回去看。」張平說。

「看書，很好，什麼書？」

「好，不過，帶回去要小心，別讓檢査到。」

「我知道，我叫阿海伯代拿。」

這時候，大家對明哥說，

「明哥，你呢？你有什麼計劃？」

「我！有，我有一個計劃。」

「什麼計劃？」阿巧問。

「我的計劃是，除夕那天，我們都各在家里幫忙，年初一早上，我們組織拜年隊，向朋友和同學拜年。」

「哇！」國昌張大了嘴說，「這樣要花好多份子囉。」

「不，只要兩粒就夠。」明哥說。

「哦！對對對，我想到，」大頭搶着說，「你兩粒桔子給人家，人家一定回兩粒桔子給你，那時，我們嘴里一直說不用，可是另一隻手却不知不覺地把它接過來。」

「哈哈……」大和說得大家都笑了。

「對對，我們就這樣做，」明哥也興奮地笑着

說，「可是，我提議大家不可以賭博，國昌，可以嗎？」

「哇！過年不要緊，賭着玩高興高興。」國昌說。

「高興？當你輸了錢的時候，高興嗎？」明哥反問他道。

國昌沒話可答，但他心里很不甘願。

「你們三個都同意嗎？過年不可賭博。」

「同意！」大家都點頭答道。

「好，要是有誰違反，給捉到怎麼辦？」

「先給我重重地打五十木板再說。」大和神氣地裝着聲音，俏皮地說着，大家都笑了起來。

「要是抓到，罰煮一個禮拜的飯，掃一個禮拜的地。」張平提議說。

「好！我同意。」阿巧也說。

「好！就這麼辦。」大頭說。

「對對，就這麼辦。」大家都應和着，但只有國昌不作聲。

國昌鬚着嘴，點點頭。

「還有，」明哥說：「我們大家年初三出來，我帶大家到各地去玩。」

「好哇！好哇！我們出來星加坡這麼久，還沒有玩過呢！」大家興高采烈地說。

新年到了，巴西雖然窮苦的鄉村，但家家戶戶的門前都貼上了對聯。同時每一家的門口也都掃得十分乾淨伶俐。甚至有些屋子門前的屋檐下還吊着燈籠。尤其是晚上，燈籠紅光煥發，這倒有幾分新春的氣息。許多出去星洲做工的或讀書的都回來團圓了，有許多以往是入少寂寞的家庭，一到了過年，他們的孩子和媳婦也都回來了，而且還帶了一羣子女，這邊叫公公，那邊叫婆婆，使到整個屋子里都熱鬧起來了。有些家里，還出了幾個中學生呢！中學生在這鄉村里是少有的啊！

元旦早上，明哥先到大和家里來拜年，大和的公公一直要跟明哥談國家大事，大和不高興，他對

詩神，我把妳選上

• 田鞭 •

把身軀壓進激流里……

每當夕陽給我招呼時
我便急急的脫去那有毒的外衣似的
從奸詐、虛偽的商場里溜出來……

背着都市的叫囂與誘惑
在孤燈下
我偷偷地贖回了自己……

脫去了虛偽的面具
解掉束緊感情的繩索
心胸感到何等的暢快！

唯有在這時刻

我便想起了
——故鄉與兄弟們……

兩年了——
在一個深夜裡
我從後門溜了出來……

山山、水水
城市、農莊……
遠別了故鄉……

不准歡笑
不准歌唱

可是，壓不住
我的心，我的思想
——飛向故鄉，飛向太陽……

不能在故鄉歌唱
不能與兄弟們歡笑
並沒有使我悲傷！

在沉悶的夜里
在孤燈下
詩神，我把妳選上……

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洲

公公說：

「改天談吧！我們要去拜年呢！」

「你懂什麼？小孩子。」大和的公公說道。

「哦！對！明哥，你來講講理，昨晚公公就跟我辯了一整晚，他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古如此，這是必然的，我就反對公公那種說法，明哥，你說對嗎？」

「這個小鬼頭才不像話呢！」大和的公公說：「才讀了一個月中學，中學里的椅子都還沒坐燒，就敢來跟我辯了。阿明，中國有多少的亂事，亂後又平，平後又亂，這都是因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緣故，你說是不是？」

「阿鬚伯，以前，中國的確是那樣，但現在時代不同了，所以這句話在現在來說就不對。」

「對！」大和拍手接着說道：「公公，明哥的論點跟我一樣，這下你可輸了。」

「不，不，我不相信，雖然現代時代不同了，可是天下有些地方不仍舊還是亂得很嗎？例如越南，不就是合久必分嗎？果然，現代不是分了嗎？分了之後現在不是很亂嗎？還有，中國不還是分了嗎？我想總有一天，中國還要亂，還要大亂。」阿鬚伯老氣橫秋地說着。

「不！」明哥說：「這是人為的分裂，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相信，不久以後這些國家一定會合的。」

「你在胡說，」阿鬚伯打斷明哥的話，「以前中國和俄國不也是說兄弟般的友誼嗎？哼！現在他們簡直像狗相咬一般。比我家那兩隻黃狗打架時還要厲害。」阿鬚伯口沫橫飛地辯道。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就說中國，不是慢慢地好起來了嗎？」

「好！哼！要一口豬油吃都沒有，我弟弟每一封信寄來都討豬油。」

「這是一個缺點……」

「怎麼？缺點單止這麼一個嗎？還多着呢！」

「可是，大和插嘴說：『上次張子伯回唐山後

，回來時不是說中國很好嗎？」

「我不信他那老火砲。」阿鬚伯氣憤憤地答道

「你不信你自己就回去看看吧！」大和說。

「好！等我馬票一中，我馬上就回唐山去。等我回來後我們再來辯，哈哈……」阿鬚伯張開了滿唇鬚子的大口大笑起來，後又說：「來來來，我們下盤棋吧！阿明。」

「哇！公公，昨晚你都敗給我，你還要跟明哥跑？」

「昨晚不行，我的兩隻『車』都是給你偷吃掉的。」

「阿鬚伯，改天我們再來下棋，現在我們去向朋友拜年。」

「好好好，有空再來。」

明哥和大和先到張平的家，後又約了張平一羣人去找阿巧。路上經過一間伯公廟，廟里正圍着一人在賭博。

「啊！你們看，」張平突然說：「國昌在里面。」

「啊！他在賭博，去把他捉來，」大和生氣地說正要走前去。

「大和，」明哥忙阻止道：「別叫他，讓他去賭吧！」

「讓他賭？為什麼？」大和睜大了眼睛問。

「你現在去講他會聽嗎？這樣會使他更生氣，以後我們也就很難講他了。」

「那怎麼辦呢？」大和說。

等過後好好地再批評他，使他知道錯誤。」

大家聽了後覺得有理，於是便繼續往前走。

阿巧的家門前蹲着一羣小孩子，正在那里玩着「三張」，阿巧在旁邊看，她看他們玩得正有趣，於是也想掏出五分錢放在柱上奉個熱鬧。但這時她立刻想到明哥的聲音：「過年不可以賭博。」於是她縮回了手，打消了這個念頭。

（下文轉入15版）

送行

· 唐木 ·

——寄 C. L.

像一隻海燕要飛走了，
像一個旅行者要歸去；
相處了四年的友人，
如今分別怎不依依？

人頭像浪潮一樣在車站滾動，
雙手熱烈地握得更緊；
別了，
送你這個北歸的客人！

你不是什麼大人物，
也不是什麼著名學者；
但有着許多友伴，
在這熱鬧的送行行列中。

有那日夜相伴的同學，
有在小學教書的教員，
有喜愛詩的朋友，
更有雲南園里來的友人。

在過去四年的日子里，
我們像生活在同一條船上；
我們同在詩歌朗誦組里學習，
我們同在學術汪洋中前進。

有時在海濱同歡樂，
有時在宿舍里一起討論，
有時在湖畔中談着响往中的明天，
有時在晚會里共同歡唱……。

你跟大伙兒一樣，
熱愛母校，熱愛勞動；
南大湖感激你替她裝扮，
學生崗永遠也不會把你遺忘。

你不是一個死抱書本的學生，
你像成千成萬熱愛祖國的兒女一樣，
爲了把心聲傳給受難中的百姓，
你的足跡踏遍了整個獅城……。

如今，你學成了要回去，
帶着滿腦的學問，
帶着溫暖的友誼，
還帶着一個雄鷹般的精神。

別了！
願你到了迷人的「東方花園」，
不要忘記在戰鬥中的友伴，
不要糟塌你的青春。
要堅強地在黑夜裏走到天明！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九日稿。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重修。

工作就要結束了。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開始彷徨了，我惆悵得不知所措，前途茫茫，似乎面對着那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一樣。

我好像一隻失去舵手的小舟，任那波濤不斷的沖擊，由它喜歡把我送到什麼地方去。可是我已經踏上生命之舟，舟中還有妻兒，她們都掌握在我的手里，一旦我有絲毫大意那便有全舟覆沒的危險。啊！那怕是波濤萬丈，前面如何艱險，我都應鼓浪前進！

爲了生活，更爲了妻兒，我把一切自尊，自負都拋之千里雲外。我開始去尋覓職業，去拜託那一些不大願意見到他們的「親戚」，這些「親戚」都是養尊處優，自掃門前雪的人物。雖然我明知找他們沒有多大希望，但是我還

在祈求着，萬一他們會改變初衷的一天。
當我去拜訪他們時，他們都表示非常願意替我介紹職業，相信在年尾便會有工作。可是當我和他們交談的結果，我發覺他們和以往一樣，帶着幾分高傲的態度，他們告訴我說銀行最近聘請幾位雜役，爲着替我「打算」和「照速」到我的面子和學識，因此，不敢通知我，

失業·覓職·彷徨

· 靜心 ·

對於他們這種「深入了解」和「同情」的態度，我真是萬分的感激。殊不知我對於職業向來是不加以挑剔的，祇要有意義的工作，不論薪金高低我都會樂意接受的。
工作要結束了，它不但爲我帶來了百感交集；也爲我岳父帶來了嘆息和惆悵，我爲自己也爲他們分担着憂傷和惆悵。
我岳父年

紀五十開外，他是一位失意的商人，自從生意失敗之後，他便在半失業的情況下過日子，整日里我都能聽到他的嘆息聲。我也爲着他的事業和前途擔憂不少，不是嗎？自從他得到某建築工程的水喉工作以來，不覺已是兩年了，在這兩年裏，我都跟隨在側，一切行事我都非常明白。他吃苦任勞任怨，不論老板方面和書記方面的氣他都受過，更甚的是他工作只能糊一家人的口；事業發展不起來，這應該是更大的打擊了。

最大的打擊也來了，那就是工作只差兩個月就要結束了，你想岳父一家七八口，一旦工作沒着落將要如何應付這盤大的支出……。
想着這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滿懷愁緒，幾時才能解脫？啊！生活妳爲何對待我們如此冷酷，什麼時候，生活呵！妳才能帶來快樂和歡笑？

你歡喜不歡喜

· 青石 ·

當和暖的微風
吹遍祖國的大地
祖國穿上了新衣
百千萬的人民
在大街上
在紀念堂
在農村
在工廠
盡情地歌舞
你歡喜不歡喜

當膠林還給了人民
人民淘洗着錫米
你歡喜不歡喜
當每個人都能
嚼一嚼祖國的白米
你歡喜不歡喜

當我們勤勞的小伙子
把生鐵、鋼苗……
變成了千架拖拉機
你歡喜不歡喜
當我們勤勞的姑娘

駕起第一輛拖拉機
奔跑在荒山
膠林

稻田裡
你歡喜不歡喜

當祖國的人民
能製造輪船、汽車、飛機
還有各種各樣新機器
你歡喜不歡喜
當我們也能發射火箭
到月球、火星去
你歡喜不歡喜

六四·十二·十七

你永遠挺立着

—— 椰樹

女工·平平·

長年炎熱的赤道，
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地帶，
不知在多大的年代，
妳的祖先來到這個半島。
自從妳出生長芽，
妳的根一天天深入地裡，

身軀一天天壯大，
葉子也一天天茂盛起來，
妳昂揚的挺立在半島上。

赤道的熱風妳受得住，
疾雷暴雨的狂擊妳也熬得了
貪利的主人，
更在妳身上劃下千道傷痕，
妳啊從不屈膝求饒一聲！
昂揚的挺立在半島上！

妳昂然挺立然的在半島上
想是等待狂風疾雷的來臨吧
相信，當狂風刮倒妳的時刻
貪圖的主人呵，
也將橫臥在妳的軀幹下？

長年炎熱的赤道，
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地帶，
倔強的椰樹呵，
當妳倒下的那一天，
新的幼苗也已成長……。

不管過了多大的年代，
從黑夜直到天明，
在祖國的土地上，
妳將永遠挺立着——椰樹！

悲痛的回憶

· 秀毓 ·

每當夜闌，我的腦海裏總是出現了一位極樸實的婦人——母親。她那滿臉笑容，極和藹的容貌，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坎裏。今晚，月色朦朧，星光閃閃，我做完功課後，伸伸懶腰，上床睡覺；可是，怎樣也睡不着，兩眼直瞪着天花板。就在這時，母親的影子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我輕輕地喊了聲：「媽。」但她不回答，我正想拉她的手時，忽然不見了。這時我才知道自己又在思念母親了。以往的事便一幕幕的在我眼前出現：

是的，母親在年青的時候便患上了心臟病，而每次都是父親開藥方給她喝好的。但這次可不同了。到了下午，母親的病更嚴重了，她連話都說不出，口裏不斷的吐出口沫，父親見了，便即刻搖了電話，叫「紅十字」車來，不一會，救傷車到了，把母親載了去。是晚，來了一位警伯，把母親的噩耗告訴我們，姐姐哥哥等人哭得死去活了，我因年小無知，一點也沒有傷心之感。

唉！「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每當我想念母親的時候，便不禁地吟起了這兩句名言，黯然神傷，心裡總有一股莫名的淒楚。



那是五年前的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家時，便看見母親躺在床上，姐姐在煎藥，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禁暗叫「怪」。記得，早上我上學時，母親不就還好好的。怎麼現在……。「毛妹你回來了，吃了飯沒有？」呵！媽醒了，於是我馬上答道：「還沒呢！媽，你怎的……」不等我說完，母親便搶着說：「沒什麼，老病發作，不要緊的，等喝了涼茶便會沒事的。你去吃飯吧！可別餓壞呀！」

我們的話

馬子

每一隻鳥，
都可以在天上飛。

每一條河，
都可以流向大海。

為什麼我們歌唱的時候，
我們的名字就被沾污？

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地方，
我們不能愛得更親切？

重修于一九六四、
十一、十二日

紅 中

白板

緯號爲「甲骨文學者」的數學老師，講了半節

課，學生打瞌睡了半節。

「你們自個兒看看，有什麼不明白的！」他以提高八度音調的聲音，結束了講課。

於是乎，同學們大行所好，課堂吵鬧得像閨巴剎。但他一點也不管，翹起腳，一手托着下巴，眼睛也閉了起來，大概在回味昨夜的「麻雀戰」吧！

忽然，老胖操着福建話，大聲的喊叫另外一個同學：

「洪忠！」

與此同時，講台上忽然一聲「碰」字！這位「甲骨文學者」揉着眼，如夢初醒，望着笑得死去活來的同學發呆。

一九六四年，無聲無息地就這樣迅速消逝了，接踵而到的，是一九六五年。

本來，根據一般商人的習慣，每到年尾，總要結算一次。無論是盈是虧，檢討一下整年來各方面的發展情況，再爲來年做一個更詳密、更具體的發展計劃，這是有信心的人們所喜歡做的一件事。必然，做爲一個負責任的文藝工作者，或是文藝刊物，也應該跟其他的商家一樣，來一次總的檢討和報告，褒貶一下我們馬華文藝界的得失、優缺點，以期更好地爲來年的文藝工作指示出一條更正確的道路。很可惜的是，做這方面工作的，除文史家觀止先生外，其他的作者似乎就很少着手去做，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希望來年不會有這種現象產生才好。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放胆地說：「去年的馬華文藝活動是不會寂寞的。」這種現象似乎是馬華文藝的優良傳統，無論主、客觀上面臨怎樣的困難和阻撓，總是不能摧毀它欣欣向榮的發展。並且，客觀環境每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總會有一定的作品出現以適應現實的要求，這

種優良傳統，如「長江後浪推前浪」般，從沒斷絕過，就以去年來說，客觀環境並不見得怎樣如意，要出版一種文藝刊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儘管困難和障礙重重，健康的文藝叢書接二連三出版了，接着也有好幾個刊物出版，更令人興奮的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當前的一些理論問題，也廣泛性地在展開討論了——諸如關於「現代派詩歌」問題、「格律詩問題」、「個別作者的詩的評價」等問題，討論至今，諸多問題尚未解決，

我們希望這些問題能够更深入地去探討，以期爲現今的馬華文藝活動推向更高潮。

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最熱烈、參予討論者最多的莫過於有關「格律詩」問題了。也由於這樣，一些參加「格律詩」討論的作者就犯了不少缺點，這些缺點主要表現在僅對「形式」的探討——諸如花很多篇幅去解決頓數、音節、何謂格律詩？格律詩與自由詩的區別等等，而忽視更重要的一點，即格律詩



編後話

「現代文藝」出版至今

，已經是第三期了，這可好不容易呵，要應付各方面的問題，又要如期出版，假如沒有廣大讀者熱烈支持的話，不要說三期，就是出版一期也困難。

讀者源源不絕地供給稿件，我們無限感激。惟有一點要讀者恕我們直言的，就是希望你們以後多供給些散文、小說、戲劇等創作給敝社，因爲，我們收到的詩稿太多了。

是的，熱帶的青年是熱情的，

因爲這，我們才能獻出翻山倒海的力量來。但是，我們希望這「熱」的情能被化爲生動的形像和感人的畫面，我們不希望這「熱情」被無原則的亂喊和呼號，因爲濫用「熱情」，有時擱不到別人的嘴吧反而會打中自己的鼻子，這很要不得。其實，各種各樣的文學樣式都能反映生活的本質和真實，有時比詩歌所反映出來的更能感人與影響、教育別人，那麼，我們爲什麼不用散文、小說來反映呢？爲什麼偏偏喜歡用最難表現的形式——詩歌來反映呢？

讀者們，歡迎你們多寄些除詩歌以外其他文學樣式的稿來，因爲，我們很缺乏啊！

舊的一年過去了，新的一年降臨了，在這大地回春的現時，我們嚕噓了一大堆卻忘記向讀者道禮，該死，該死。

不過，又想回來，在這多風雨的季節裏，有何喜好賀呢，還不如與讀者來共同下個志願：

「讓我們能在風雨中携手前進。」

恭祝各界 新春如意

獅島文藝書報社
地址：暫設于加冷飛機場對面
(近附站車)

洪深文具社
新嘉坡沈氏大道
(即芽籠廿五巷殺斜對面)

友聯銅鐵
星洲小坡須泥(雪廠對面)
攤位五十及六十號

獅島文藝書報社
新加坡小坡三馬路奎街九十三至四號

學習書店
後港六條石十八號

南島著名 美珍香 肉乾 肉絲

新嘉坡小坡域多利亞街門牌二百二十九號
(即白浮沙對面角)

BEE CHUN HENG

229, Victoria Street. (In Front of Bugis Street)

TEL: 39373 & 34624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本號特聘名師精工配製採用最滋養豐富原料焙製香脆肉脯肉乾肉鬆等氣味芬芳清香適口焙煉得宜久藏不壞較之他家誠有天淵之別用以餽贈親友又為最高尚之禮品如蒙惠顧請認明「美珍香」獨家製造招牌為記外埠函購壹磅起碼先將貨款匯來列明地址由郵奉上決不有悞也

美味可餐肉乾絲 珍饈佳品最相宜
香脆爽甜堪適口 號譽星馬眾皆知
兼代理胡振隆 美珍香披露
正庄烏蔴油

勝利文具社 SHING LEE BOOK STORE

請到大坡合洛律(即檳石)一十二號
分店：吉寧街一八號
TEL: 73075 五七〇三七：話電
No. 121, Havelock Road, Singapore. 1.
Branch: No. 168, Cross Street Singapore. 1.
經理、大學、師範、中小學等科
學校全英考書備藝常到誌報廉物取低服週
歡迎參觀・歡迎採購

祝現代文藝出版社

今年開遍藝術花

唐顧小阿杜葉何陳仲戴慧全
冷 小 小 小
崗 樺 梅 朝 佩 枝 地 茹 琳 賀

祝各界 新春愉快

一羣文藝愛好者賀

恭祝各界

新年進步

本社仝人鞠躬

金聯成建築工程

新加坡小坡亞答街門牌一〇二至一〇八號

辦事處電話：30632, 33539, 48791

總經理：傅水富



本號承建道路以及填土
種草大小工程等等工作

祝現代文藝出版社

在今年中——

普及文藝活動

提高文藝素質

一羣文藝工作者賀

承印者：



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The Life Press Ltd.

新加坡怒美芝律門牌八九七號
No. 897,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電話 Tel: 3 5 4 0 3